

農人王龍和他的老父住在自家一塊薄田上的三間小屋裏。自從他的母親在六年前死了之後，一向都是王龍服侍老父的起居——尤其是清早起來，替他老人家生火燒水，潤那每早必咳的喉管，接着煮鍋稀飯當做父子的早餐。

他父親常對他說：『家裏的事，將來還得讓媳婦來料理；不過，現在的年頭，你要娶親，總得先破費，——女人不先拿了金戒指，綢緞的衣服，決不肯出嫁的。窮人最好是討闊公館裏的丫頭；不過，臉子好點的，却又要不得，因為早已受了少爺們的賄賂。』王龍先還不肯依，肉慾一陣陣逼着他反抗；但是，最後又那能不妥協呢？

這妥協的條件就是：除了麻面和缺嘴，什末都可以了。

不久，父親照這條件，只買了一副銀耳環，一對鍍金的銀戒指，就說定了城裏黃公館的灶下丫頭，名字叫阿蘭。

在一個陰溼的春天——王龍要上城裏領取新娘的一天——的早晨，王龍老早就起來，在末次服侍父親的當兒，抽暇洗淨那新年直到現在還沒有沾過水的黑瘦的身子；從母親留下的箱子裏，抽出一套新的藍布衫褲，穿上身後，又罩上一件一年穿不滿十次的藍布袍；梳了梳辮子；腰裏帶着油膩的小荷包，裝了六塊洋錢，幾十個銅元，獨自走到城裏去。他進了城，在一家剃頭鋪裏化四個銅元剃了頭，又修臉，挖耳朵，還搥一會兒的筋骨。他又買了兩斤豬肉，半斤牛肉，幾塊顫動不已的方豆腐，以便晚上請他的伯父，堂兄弟，鄰人阿金來吃喜酒。他又買了兩隻香，這才慢慢地向黃公館走去。

黃公館在城裏的大街上，兩扇黑漆大門，關得緊緊地，門旁一對石獅子，時候

還早，鬼也沒一個。王龍先就嚇住了，再想手裏提着這些東西，嘴裏却要說：『我來領女人』。着實有些難爲情。他望了一回，肚子忽地餓起來，才想起早上還沒有吃東西，於是又折回頭，到一家麵館裏，吃了兩碗麵。他再到黃公館，已是中午，黑漆大門開了半扇，一個臉上長着三根長毛的大漢，坐在門檻上剔牙齒。那人一見王龍，忙喝道：『你賣什末？』王龍說：『我不賣什末，我是種田的王龍。』隨後臉上一陣發熱，才說出了來意。

那漢子看他這般模樣，便老實不客氣地向他要門包。王龍沒法，撩起長袍，那荷包裏剩下的一塊錢就被他搜着，縮到袖子裏去了。王龍還想抗議，那人已返身進去，大聲喊道：『新郎到了，新郎到了。』王龍只得提了肉菜跟進去，穿過一個天井，又是一個天井，後來停在一間小客廳裏。

那人先進去，一下又出來，說：『太太傳你了。』王龍馬上就要向前走，却被他喝住，說：『你手裏拿了這些東西，等一回怎樣好行禮……你把它們都丟在門後

頭罷。除非喂狗，那個還想偷吃嗎？」王龍唯命是聽，這才走到一個有雕花隔間的大廳。

他四下地呆望，幾乎給個高門檻絆了一交；門上把他扶住，問他這也算是太太跟前的見面禮嗎？王龍好難爲情，再定神看去，果然廳裏的一張園上，靠近鴉片烟盤，坐着一位身材瘦小，年老的太太。王龍跪下，磕了幾個頭。太太吩咐門上叫他起來，問明來由，便怪他爲什末自己不講話。門上回說：「他是一個傻子。」王龍聽了，忍不住，自己剖白道：

『太太，我不過是個鄉下人，不知到了這裏該講什末話。』

太太望他重重地看了幾眼，正待往下問幾句，她身旁一個丫頭，把支裝好的烟槍，送到她手裏。她於是乎又像忘了一切，倒下身子，狂吸那槍口；霎時烟霞幾道，遮住她的眼簾。等她重向前望，那當面肅立着的王龍，却又使她好動氣。她問門上這個人站在這裏做什末？門上板起面孔不作聲，王龍驚道：

『我是等着女人的！』

然而，太太還是不明白，這時幸虧一個丫頭在她耳邊說了幾句，她這才清楚，忙教把阿蘭喊出來。

王龍心頭直跳，驀過眼去，見她胖胖長長的身材，穿着乾淨的藍布襖褲，頭髮整潔，只是底下是雙大腳。王龍正在微微不快，太太叫兩人都到面前來，先向王龍說了一大番話，那頂要緊的是：

阿蘭在十歲時因為山東鬧荒，父母把他賣到黃家來。她雖生就一個四方臉，又不聰明，可是體子結實，脾氣和好，叫她打水燒飯，再幫同做些田裏的事情，她都得來的——她因為長得不好，公館裏的少爺，孫少爺一向看不上，所以她至今還是個姑娘——王龍娶去，得好好地待她——老太太要不是爲了積些來世的陰功，還要將她使用下去的。

太太向阿蘭說的少些，只是：

要聽話——多養兒子——頭一個兒子，要抱來給她瞧。

他們倆聽完教訓，便退了出來。回到小客廳。那裏還放着王龍的菜肉，却添了門上幫傭擱出的一支阿蘭的箱子。王龍替她擱起箱子，阿蘭替他提着菜肉，兩人穿過幾個天井，最後，由阿蘭第一句回答王龍的話，才從一座僻靜的邊門，一齊出了黃公館。

一路出來，王龍已把阿蘭看得很清楚。她生着橫闊的，醬黃的，平凡老實的，什末都能忍耐的臉；鼻子又寬又尖，鼻孔很大；嘴也很闊，橫在臉上，就像一道槽；眼睛却細小，嵌着呆鈍的黑眼珠，充滿了不很顯露的抑鬱。不過，她的確臉皮不麻，嘴也不缺——這已深合先前的條件；況且，她現在還戴着王龍所送的耳環，套上王龍所送的戒指，王龍終於心裏很是滿意了。

他們倆一路走着，到了土地祠，雙雙進去，在神座前高高積起的香灰裏，並插了豬肉下面別着的兩支香。他們肅立在神前，看那香頭燒得從紅變到灰，香灰下落，

頻頻填高下面的那一堆。阿蘭俯身伸手去拂平時，她又恐怕王龍會怪他，忙轉着沈滯的雙眼，望了王龍一下子。王龍心裏喜歡她這一望；她呢，也覺得這香是屬於他們倆的——燒香就是結婚的時辰。他們默然站到兩支香都燒完，太陽將落，才走出土地祠，向着家裏去。

還在夕陽裏曬着身體的父親，眼睛不向阿蘭望，因為公公的身分，原應如此。不過，他曉得提醒新媳婦，處處要省錢，却是現在最該多講的話；於是，他就先向王龍說：『錢用完了嗎？』隨又踱到新房的門口，像是說不完地道：

『從此一家的費用，就沒有窮盡了！』

王龍只是不做聲，把菜肉交給阿蘭，問她可會做小菜。他說時還不敢向她望，她却用平常的聲音回答：『我在黃公館灶下做了頭，每頓飯都有肉。』王龍點頭走出來，聽她獨自去擺佈了。天黑後，客人到齊，菜不久也做得，大家一齊下著，獨有新娘子，却蜷在灶旁，不肯出來。王龍一面勸大家儘量吃，一面自己細細啣這幾碗。

菜，覺得每碗都有糖醋，酒，或醬油提出一種他從未嘗過的滋味。

飯後，不久，客人散去。王龍走到後面，却看見他的新娘子已伏在稻草堆上，在那支耕牛的身旁睡去。王龍叫醒她時，她還以為有人要打她，擎起雙手要抵抗。王龍拉着她的手，一同回到睡房裏，燒起桌上的紅燭，先自脫了衣服，再看阿蘭，也不作一聲地鋪摺牀上的被了。王龍於是很冒昧地說：

『你把蠟燭吹滅再上牀。』

他先躡進被統裏，裹得很緊，裝作睡去，可是他身上每根神經都醒着。等了好一會，房裏才黑暗，他的身旁漸次起了索索的響聲；他滿懷春意，幾乎要漲裂他的肉皮了。

他向黑沈沈的周圍裏，囁地一聲笑，便把阿蘭擁抱了。

阿蘭自到王家，什末都肯做，她還服侍公公。王龍早上不像以前老早就起身，却睡在牀上，等阿蘭也來給他碗熱茶喝。阿蘭有時帶着竹耙和長繩，向鄉裏四處去尋樹枝樹葉，捆成一把把的，回來當柴燒；或者拿着耩頭和畚箕，到城裏去檢驢騾的乾糞，當作肥料用。

然而這些事還不夠她忙的。王龍在田裏掘土的一天，忽然看見她的影子閃過去，接着聽她說：『家裏要到天黑才有事。』王龍抬頭一望，她也拿着耩頭掘土呢。那時已是初夏，太陽強烈地照着他們倆，王龍裸了上身，阿蘭却還穿着汗已溼

透的布衫，兩人默，無一言地只是工作。

然而，這工作却在結合他們的精神時，減輕他們的疲勞了。

直到夕陽西沉，他才慢慢伸直腰身，再看阿蘭，滿臉是汗，那布衫已貼住了她那粗大的身子。她完了最後一耙時，用一般平凡的聲音，直截地說：

『我肚子裏有了小的了。』

王龍呆了半晌，一陣心跳，才把她手裏的耙頭拿過來，很沈着地回答：『時候不早，也該歇息了。我們還得回去告訴老頭子。』

日子漸近，王龍一想：父親既走不近媳婦的身邊，他自己又是門外漢，便問阿蘭該尋那個來幫忙。阿蘭搖頭說不必，隔了一會却道：

『等我回到公館去，我的手上就已抱着兒子了。那時，我要給他穿紅花的襖褲，戴和尙帽，帽上釘個包金的小菩薩，再穿雙虎頭鞋。我自己也要穿新鞋，新黑洋緞的襪子。』

王龍難得聽她講這一大番話，後來一想才明白，這或許是她在田裏一聲不響掘土時，所打算出來的吧！

他於是又覺得阿蘭也很奇特的，忙跟着問她，要不要用錢。阿蘭還好像有些害怕似地說：『我算過，得向你耍三塊洋錢……這錢我斷不會瞎化，買布還得找那每尺加一的店家。』王龍這時候口袋裏倒還不止這幾個，不過他先拿出三塊，放在桌上，猶疑了一會，又加一塊，才向女人說：『你還得多拿一塊錢，好替孩子買件零碎綢子做袍料，牠究竟是個頭生的。』阿蘭望準桌上，不就拿錢，隨又低聲說：『這是第一回，我手裏拿洋錢！』那錢便很快地被捏到手心裏去了。

至於王龍，以前每用一趨錢，就像割一趨肉；這次他想到這四塊大洋，不久就要變成頭生兒子身上的衣服——比錢更有價值的東西——他於是確有要變生初次的大方了。

阿蘭將產，工作照舊。一天是爽快的初秋，驕陽一般地照着他們倆，在田裏

身割稻子。阿蘭究竟身子不隨便，沒有王龍工作的那末快，後來，她却愈割愈慢，終於不能再割，站起身子，鐮刀從手裏掉下來，臉上滿是汗。她向王龍說：『時候快到了，我先走回去，你等我喊你，再進房裏來。你只須替我找一根新去皮的蘆葦，劈開牠，好用來割我的臍帶。』於是阿蘭若無其事地向家走，還先做了公公和男人的晚飯，才回到睡房裏。

不久，王龍在門口遞進他細心製就的蘆葦刀，她伸手接了，也沒說什麼，只是像野獸一般，呼呼地喘着。

這時堂屋桌上的飯快冷了，老人向王龍說：『快來吃飯罷——現在時候還早呢！我記得你媽的頭生子，是直到天亮才落地的——呀！講起你媽，一輩子替我養了總有十多個——我記也記不清——可是只有你長大，怪不得女人家一定要生了又生呢！』

那時門縫裏衝出一陣熱血的氣味，惡腥得使王龍吃一驚，接着她喘得更快

更響，却仍是沒有說什末。王龍不能再等，闖進去時，一個嬌細的聲音叫得真可怕，王龍忘了一切，急嚷道：

『可是男的？可是男的？你先告訴我。』

阿蘭發抖的喉音回答了：

『是男的！』

於是王龍又出來，飯桌旁的老人却正在打盹，他忙去搖他的肩膀，好像得勝似地說：『生的是男孩……爹爹做爺爺，我做爹爹了！』

王龍吃好冷飯，再進房去，阿蘭已蓋好被，在她身旁的舊褲子上，躺着王龍的兒子。王龍細看兒子黑黑的臉上起着縐紋，很黑的長頭髮還有些潮溼。他再看兒子的母親，因為產時劇痛，頭髮也是溼溼地，此外，她和平時都一樣。

王龍得了兒子，什末送紅蛋，請吃滿月酒，都一一做到。

他女人不多天又照舊工作，孩子哭時，她就停工，解開胸衣喂牠奶吃。那深秋

還是黧黧的陽光照着母子倆，竟像泥土一樣的黃黑，竟像泥塑的人了。阿蘭的奶也真豐富，孩子吸着一個乳房，另一個乳房的奶便像雪水般地流出來，落到泥地裏，總是黑黢黢的一團肥土。

那年，稻麥豐收，王龍却都把牠收在屋旁新做的困裏，留到年底，賣得不少錢。他教阿蘭在牀後的牆上，掘了一個洞，把銀子都藏起。

新年來到，王龍帶着阿蘭上黃公館去拜年，還把頭生子帶給太太看。

阿蘭打聽得黃家因為年年揮霍，情形已不是從前，並且黃太太還有意思，要賣掉城濠邊上的一塊地。王龍聽了，說道：『那末，他們真是窮下去了。可是地究竟是人的血肉啊！』他沉思半晌，忽然轉向阿蘭道：

『我們要買這塊地！』

他從牆洞裏掏出銀子，送交黃家的賬房。第二天他走到城外去看那塊地，寬有三百步，縱可一百二十步，濠溝在旁，便於灌溉。他和女人操作得更勤，到了秋收，

果然豐盛得很，要比自己那塊地上多出兩倍的東西。

他自從添了這個產業，村裏人漸漸看得起他，遇事常要和他商量，隱隱地奉他做村長了。那一年阿蘭又養了一個兒子，也算是喜事之一。

王龍的叔父，是個地痞。一家衣食向來只靠着王龍的父親。他的女人連地都懶得掃，他的孩子臉上的齷齪從不擦去，女的到了出嫁的年紀，還是渾身污穢，走在街上，和男子隨意地說話。

一天他向王龍開口要借錢。王龍幾番婉拒，無奈他滿嘴都是牽到血統，骨肉長輩一類的話，王龍弄得沒法，只好回到家裏，又從牆洞裏的一小堆銀子中，數了九塊錢送給他。

可是，這時阿蘭又懷孕了，而養出來却是個要使王龍喪財的女兒。王龍滿肚子是氣，連忙走到他的田裏，加倍用力地工作，好像地基都要被他掘起來了。他本來還想再買靠近這裏的黃家另外一塊地，可是現在非等到下一次收成，他不能

再有這力量。他依着整頭休息的時候，想的只是用去的銀子，越想越覺難過了。

三

上帝像是開始厭惡王龍，——旱荒來到，就像是他得了女兒以後，所必不能免的事情。

一連好久，天上只有一片片的乾雲，夏初該派要下的雨，總是不肯下。王龍所種的秧，在棕黃色的土裏，成了一塊塊的方玉。他小心翼翼地每天挑水去灌溉，肩上負着竹扁担，扁担兩頭掛着兩個木頭桶。他肉上長了一道槽，老繭生得有飯碗一般大，然而雨還是下不來。

結果，只有靠近城濠這邊的田，出了些麥子，這自然是王龍去了其他的，專心

應付的成績。他一等有了收穫，即刻賣掉，不再堆存，這也是他破題兒第一遭。他手心揩緊了銀子，心裏這樣想：我決定不顧什末上帝和災荒，我要隨心所欲地使用這銀子——這折斷腰身，榨出汗漿，所換來的一手心的銀子。於是，他搶步到了黃公館，很無禮貌地向那裏的經手說：

『我現在有錢了，要放長城濠旁邊我的那塊地。』

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總還是沒有雨。直到秋天，晴空才像勉強聚積了一堆堆的碎雲。在村裏的街上，站着一羣羣的人，懶洋洋地却又熱望地仰起腦袋，去評判這一堆或是那一堆，討論那一堆裏面含着雨。但是在這些雲還來不及證明它們有否下雨的可能，西北又來一陣惡狠狠的大風——沙漠裏一般苛暴的大風，就同人用掃帚掃去地上的塵埃，把空中的雲又捲去了。於是，天上重又一無所有，只剩神氣威嚴的太陽，每早升起，豪無伴侶地走完他一日的路程，在晚上落下去。太陽去後，跟着來的，是月亮，不過它的光輝却比不上太陽。

王龍的叔父又來借錢，但是這次王龍可真不肯了。他的叔父老羞成怒，竟糾合村上的災民——連吃過他的喜酒的阿金也在內——圍着他的家，把他一些存糧都搶光，還要搶他的幾張桌凳。阿蘭急了，說：

『這可不行。你們已經吃了我們不少的糧食。你們家裏也有桌凳，可是你們還沒有賣掉，怎末先要來搶我們的去賣呢？我們大家應該講公道。沒有吃，我們一齊到外面去拔草，括樹皮，那才是個道理。』這一番話，才說走這羣人。

這時王龍田裏唯一的生產，只不過是短而且硬的麥穗，和一些硬殼豆。在打穀的時候，他不曾漏掉一顆豆或一粒麥；他叫兩個兒子幫着檢查；最後只剩下些麥榦，王龍打算把它們當柴燒，阿蘭忽地開口說：

『不——不要當柴燒。我記得小時在山東過那荒年的時候，麥榦可以磨成糧食，比吃草好得多。』

於是，全家肅然，連小孩都細心聽着。然而這晴麗異常的氣候，和田裏從來未

有的生產量，給全家一個預告，只有那新養的女兒，却不曉得這是十分可怕的。因為她現在還有母親一對肥大的乳房，可以滿足她。但是阿蘭每當喂她吃奶的時候，總要低聲說：

『吃啊！可憐的——吃啊！乘還有東西可吃的當口。』

他們現在無田可耕；他們的種子，下到田裏都乾死；他們索性把種子也吃了。可是，王龍那條耕牛，雖然也是無田可耕，却一樣的要吃。王龍叫大兒子坐在牛背上，把牛趕到外面，讓它自己去覓食，却用繩穿過牛鼻子，叫兒子握緊那條繩，以免被人偷了去。不過，後來他覺得這樣還是不妥當，因為村裏人或是他的隣居們，竟可以打落他的兒子，把牛搶去宰吃了。他於是只得把牛關在家裏，睜眼看着它瘦到只剩些骨頭。

這樣的一天到底來了——一家人只剩幾顆豆，幾粒穀了。瘦牛餓得只是叫，王龍的父親就建議：

『我們再下去就該吃這牛。』

王龍急嚷道：

『我們再下去就該吃人——我們如何可以吃這牛？將來怎樣再耕田？』

無奈老人的聲音，很夠鎮靜地回答：

『不過，現在的事情是你的命呢？還是牛的命——是你兒子的命呢？還是牛的命？還有一個人要再買一條牛，總比買他自己的命容易得多吧！』

然而，王龍當時還是不肯殺它。過了一天，隨又過了兩天，孩子們餓極的哭喊聲，使大家十分地難過。阿蘭直向王龍望，爲她的孩子們請命。王龍才漸漸明白牛是不能不殺了，他很粗地說：

『你們要殺就殺罷，可是我不能下這個手。』

他說了，回到房裏，躺在牀上，用被蒙着頭，使牛的哀鳴，鑽不進他的耳朵裏。

於是，阿蘭匍匐而前，手裏握住樹下那把大鐵刀，照準牛頸，只砍了一大刀，就

此結果它。

然而這支瘦牛肉，總有吃完的一朝。王龍真再也想不出法子，喂養他老父，孩子，和那肚子裏還有一個等着要吃的阿蘭。他的恐懼達到極點了。不過跟着又有一種安閒，像能解苦痛的好酒，流到他的血管裏。他向自己的心說：

『他們無論怎樣餓，總不能把這塊地搶過去。我幾年來苦作得到的銀子，都被我放在搶不去的場合了。如果我留住銀子，他們早就拿去了。如果我用銀子買東西，他們也早就拿去了。現在我還保有這塊地，它終於還是我所有。』

王龍的身子一天天地瘦了，他的腰帶也一天天地緊了，然而生存的決心，却絲毫沒有動搖。他正踏進人生的美滿，他決不容忍一個毫無意識的幸運，把這美滿驟然搶去。他現在常有不可名說的憤怒。一時他像着了狂似的，奔到他的打穀場，向頭頂上永遠青藍，明亮，冷淡而無片雲的天，伸開雙手，漫不經意地喊道：『呀！你真太壞了！你這天上的老人！』不過，他有時又像似有些怕，接着他收起憤怒，悻

悻地說：「我的運氣難道還能比現在再要壞些嗎！」

他們現在只躺着，不大起來。因為，起來也沒事情幹；並且，時作時輟的睡眠，至少有時可以代替幾餐飯。他們吃完曬乾的麥榦，只得剝到樹皮了。全村的人日在蕭索的土山上，去找一根根的草。各處都看不見一個畜生，任你走上幾天的路程。

小孩子的肚子都漲得鼓鼓的，沒有一個在村裏街上玩耍着。至多的話，只有王龍的兩個兒子，間或在照耀不已的，凶惡的日光下，爬到門口坐着。他們往昔滾圓的身體，現在只見稜角和骨頭，像鳥的小尖骨頭。王龍的女兒却連坐都坐不起來，終日一聲不響地躺在破舊的被窩裏。起先，她掙扎的哭聲充滿房裏，後來，她只要有東西塞進嘴，就住了哭，有氣無力地去吸那東西。她那代表着一切俱被掘空的小臉，望着一家人。那副好像脫了牙齒的老太婆的青嘴唇，和呆着的，浮光的黑眼珠，更使她的小臉格外地可憐。

這條小命的掙扎，多少賺得父親的同情；雖然，在以前的話，她縱使能像和她

年齡相若的女孩一般的肥胖，王龍也不會當心她。有時候，王龍望她低聲說：

『可憐的——小可憐的。』有一次，她微弱的一笑，露出那還未生牙的牙齒，王龍見了，落下眼淚，把她小手放在自家粗硬的掌心裏。從此，王龍不時舉起她裸着的身體，藏在自己熱氣無多的衣服裏，貼着自己的肉，坐在門檻上，望着面前那片乾而肥厚的地。

至於王龍老父所過的日子，要算最好了。只要有什末可吃的東西，他總是一個一個吃。所以，他還有氣力爬到院子裏，當中午日光正暖的時候。他比其餘的人都要快樂些。一天他用發抖的喉音說：

『更壞的日子還在後面咧！——更壞的日子還在後面咧！我曾見過男人女人吃小孩！』

『不過，在我們的家裏，決不會有這種事，』王龍非常害怕地回答。

一天，阿金爬來看王龍。他的身體，瘦得只剩影子，他的臉挨近王龍懷中的女

兒，低低地說：

『村裏大家正在吃人肉。我聽見人講，你的叔叔孀母也吃了。』

阿金說完，把那氣息僅存的頭，探了過來，那雙餓得睜不大開的眼，使王龍非常害怕。這害怕來得急驟，竟使他不知其所以然；他立刻站起，像要掃除一種正在纏繞着他的危險。

『我們要離開這裏，』他高聲地說。『我們要上南邊去！現在那裏沒有餓死的老天不論怎樣壞，也不會立刻滅盡他的子孫罷！』

阿金望了他許久，悶悶地說：『哎，你年紀輕。我比你老，我的女人也不小，我們除了一個女兒，什末也沒有。我們就是餓死，也沒甚要緊的。』

『是的，你比我大得多，』王龍回答說：『我上有爸爸，下有三張小嘴，還有一張馬上就要養。我們一定得走開，不然，我們或竟會忘記我們都是人，像野狗一般地吃掉大家了。』

這時阿蘭肚子裏面的小孩，從她的瘦削的腰間向下墜，就像一個疙疙瘩瘩很多的果子。她臉上原有一塊塊地肉也都消滅了，皮膚下面的骨頭，竟像頑石似地聳立着。『我們只須等上一天再動身』她說。『明天我可以養了。看肚子裏現在的動靜，至遲是不過明天的。』

『那末，就是明天罷，』王龍回答着。他於是看看阿蘭。一種可憐深深打動他。他覺得她真要比自家可憐得多了：她又須養一個！

『不過你怎樣好走路，你這樣可憐的人！』王龍低聲說。他又轉問那靠着門口的阿金：『你如果還有剩下的糧食，望你發點慈悲，讓給我一點，也好救救這養了許多兒子的娘。我以後決不再記起，你從前搶劫我們那樁事。』

阿金望着他，很不好意思，謙卑地說：

『講起搶劫，那原是那條狗，你的叔叔，引我去幹的。他說你藏起不少的好糧食。我現在可以向這萬惡的天發誓，我只剩下一把乾紅豆，藏在我家門口的石頭

下。這是我和我女人放在那裏的，預備最後一天的用處——預備我們大家臨死的時候，肚子裏不會什末都沒有。不過，我可以分點給你。明天，你要是走得了，還是快點好。我沒有兒子，走不走是不打緊的了。」

不多時，阿金取來糧食，却有兩個手心那末多，通通放在一個棉布的手巾裏。王龍的孩子一眼看見，都想爬過來，就是老人的眼睛也在閃耀着。王龍忙把孩子們攔住，把手巾包遞給阿蘭。這時她正躺着，她很勉強地一粒一粒地吃了些，這才稍稍止住肚裏幾乎不能再受的苦痛。

這天晚上，王龍睡在當中的一間，他的孩子睡在祖父的房裏，剩下的一間讓給阿蘭做產。王龍屏息靜聽，聽見她房裏沙沙地響，接着是一聲「進來。」他進去，看見她獨自躺在牀上，便問她：「孩子在那裏？」她用手輕輕指着那地板上躺臥的一個屍體。王龍俯身看去，只是一小捆的骨頭和皮——一個女孩。再回頭看阿蘭，眼睛闔起，膚色死灰，骨頭都像是看得見——她幾個月來，一面挨餓，一面還有

這餓急了的小動物，咬着她的肚皮！

王龍默然抱起這一捆，在包在一張破蓆裏的時候，發見它下垂的小腦袋上，却有兩道黑色的傷痕。他也顧不得這許多，提起蓆包，挨步到屋西的荒墳堆。他才把屍首放下，一支餓狗竄上來就咬。他拾起石頭打去，那狗只退下一兩步。王龍一時兩腿發軟，忙用雙手蓋着臉，又挨步回去了。

這天，城裏的紳士，派人跟着王龍的叔父，來找王龍，說是紳士們要買他的地。王龍那裏捨得，却又經不起他們一番的勸說，結果，王龍把家裏幾張桌凳，和老父的牀，都賣給他們。在交易的時候，王龍的叔父不願意被他的老兄看見，尤不願意親眼看他的老兄，被人從自家的牀上搬到地上來。等到一切辦妥，王龍的三間屋裏，只剩下一對耙，一對耩。阿蘭向王龍說：

『我們有了銀子，可以動身了。』王龍回答說：

『我們可以動身了。』正在這時，田埂上的人影，向遠處漸漸地縮小，王龍却

覺得無論如何，還剩下一樁滿意的事：

『我到底還有一塊地——我到底還有一塊地！』

四

在出發的時候，大家把各人所有的衣服都穿上。阿蘭給每個兒子一個飯碗，一雙筷子；他們緊緊地握住，表示此去定能找到東西吃。一家人於是走到田埂上，不過這小隊前進得這樣慢，就像他們連城牆那邊都永遠到不了。

先是王龍抱着小女兒，但是不一會老父走不動了，王龍把女兒遞給阿蘭，自己蹲下去，把他老人家背起來。這時脚下乾結了的泥土，一塊塊像針般地尖銳着，孩子那裏走得過，阿蘭更累得支持不住。王龍先背老父邁過這泥地，轉身又把孩子一個個地抱過去。他搬運完了，汗如雨下，不得已靠着一座土牆喘息，眼睛閉起，

呼吸短促，一家人抖抖地圍着等候他。

不過，他們現在已走近黃家了。黃家雙門緊閉，那對被風沙吹成灰色的石獅子，仍然屹立在兩旁。門前的階石上，蹲伏着幾個黑暗的男女的影子；都餓得差不多了，却還望着那緊閉的大門。當王龍可憐的隊伍走過時，影子裏發出一個爆裂的聲音：

『有錢人的心，真也同老天一般硬。他們現在有的是米；他們那裏吃得完，還是拿去做酒，也不顧我們餓到如此地步的人。』又是一個人影嘆息道：

『啊！我現在如果還有氣力的話——支撐一刻兒的氣力的話，我一定放火烧了這扇門，和門裏一進一進的房子；我就是一同燒死，也是情願的，黃家祖宗八代，真該千刀去宰殺。』

王龍聽了，却沒有說什麼，默然又向南走。他們穿過城，從南門走出，天已黑了，看見一大羣的人也向南走。他們當中有一個上前去問，才曉得這一大羣是搭南

下的火車，每人化不到一塊小銀錢。王龍一家也加入了，不過沒有一個曉得火車怎樣會把他們送到南方去。他們等了不多久，才聽見一聲像是龍鳴的巨響，從黑暗裏發出，還有兩隻大眼睛，老是噴着火。於是大家一擁而前，在互相擠軋中，進到一個個大箱子似的房間裏。

王龍得化兩塊錢，買了一百英里的車票；那車上的人找他一把銅元。王龍拿這銅元，向小販買了四個饅頭，一碗稀粥，做全家的飯食。但是，餓久的人到了食物送到口邊時，食慾那已離開了；所以，幾個孩子還得等王龍哄了他們一陣，才開口吞下去。只有王龍的老父，却用力動着他牙齒脫盡的牙床，去嚙那饅頭。

飯後，王龍開始和身旁幾位客人譚話。有一位，嘴唇下垂，那唇皮粗糙得像駱駝，他告訴王龍：

『你到了南邊，先買六張蘆蓆。那裏的價錢是兩個銅元一張，不過你要不是個鄉下傻瓜，一張或許要你三個銅元。我呢，可是從來沒有受過南邊人的欺騙，聽

憑他們怎樣闊。」他講到這裏，頻頻搖頭，很得意地四下望。王龍聽得出神，追着他：

「那末，」這人的聲音格外響了，好像要想蓋過脚下鐵車輪子的聲音，「那末，你把這幾張蘆蓆，搭成一個小蓆篷，你出外去討飯，先用泥塗髹你的身體，拼命裝作可憐的樣子。」

然而，王龍活到這般大，從來沒有討過飯，他有點不贊成，連忙又問：

「難道非討飯不行嗎？」

「是的，非討飯不行，」這人回答。『不過你得先吃了飯再去討。因為南邊人有的，是米，你每天早上，可以走到一家家的大廚房，裏面滿燒着白米稀飯，你化一個銅元，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你吃飽了，再去街上討飯，拿討來的錢，買些蔬菜，回到蓬裏做飯吃。』

王龍聽到這裏，把身子稍稍挪開，向着牆，將手偷偷伸到口袋裏，一數六塊蘆

席的代價是有的，每人一頓的粥錢也有的，此外還剩三個銅元。他計算一過，覺得很舒服，因為新生命不難開始了。只是一層，要他拿個碗，向人家去要錢，還使他不住地納悶。他想：這樁事，在他的爸爸，兒子，女兒，就是女人，都還不打緊，獨獨於他自己是不能夠的，因為他有他自己的一雙手。他於是又回身問這人：

『南邊沒有用手的工作嗎？』

『工作嗎！』這人帶些輕蔑說，同時一口痰吐在車板上。『你要是樂意，也可以拉拉黃包車。跑了一陣，連血都從汗裏流出來，這汗隨又結成冰，罩在你的身子上，再等人家來僱你。所以還是討飯好。』他說完，又很粗地罵了一陣，王龍這才嚇得不敢再問他，不過心裏總算有了打算了。

五

王龍一家人到了所謂江南的某地。

王龍首先拿身邊的銀子去買了蘆蓆，阿蘭把它門摺疊了一陣，搭成一個蓬，就作一家的居處。第二天王龍跟在人羣的後面，找到一個施粥廠，化了剩下的銅錢，才換得一家一日的食糧，幾碗粥。但是這樣是終究要餓死的；於是家人決定如此：老頭子，媳婦，孫子們，都去討飯，王龍拉黃包車。

王龍第一天的主顧是位老先生，說是要到孔子廟。王龍聽着他的指揮，拉了好久，才算到了。老先生給他一個小銀錢。王龍也不曉得這錢值多少，跑到左近雜

貨店裏去換，店裏給他二十六個銅元。王龍正在高興，覺得拉車賺錢不很難，又有一個車夫恰巧拉着空車經過，問他這輪生意弄到多少。王龍直說，那人笑道：「老先生估了你的便宜了。你的辮子還沒剪，大家當你是傻瓜。只有皮色雪白的外國人，坐車不講價，卻不會少給你，因為他們都很傻，不曉得道路遠近的真價錢。」

王龍這才明白。那天他一共做了四輪生意，又學會討價錢；不過，回家來一數除了車租以外，他只賺了一個銅元。阿蘭也帶着孩子們回來，母親討着四十多個小錢，大孩子八個小錢，二孩子十四個小錢，父親却一個也沒有。他們清算的時候，只有二兒子死也不肯把他的一份拿出來，他一齊捏在手裏去睡覺，第二天用來買他自己一份的粥。父親雖是空手回來，却很坦白地說：「我耕過田，我種過地，我收過米穀，我裝滿過我的飯碗。此外，我更有了兒子，有了孫子。」他這番話，當然是表示他從此專要靠着王龍和他的兒子了。

王龍在這江南大城裏，沒有誰理會過他，所以他想他自己，可算是這裏的一

個外國人。不過，一天他忽地在一家綢緞店前，拉着一個皮膚死白，身材細長，頸子圍了一個死獸的——不辨男女的客人。王龍只顧拉車往前跑，一個同夥望他嚷道：『一個外國人——一個美國來的女外國人——你要發財了。』果然，停車之後，她給他兩個銀角，還說道：『你不必跑得連氣都接不上。』

這兩銀角是一倍尋常的車價，王龍方始明白：這位財主才是外國人，她比他在這城裏又要生疏些——外國些了；並且，頭髮眼睛的顏色深點的是一個人，顏色淡點的又是一個人；至於他呢，究竟還不是這裏的外國人。

王龍雖然有時遇着這類的意外之財，可是去了很價，所餘究竟不很多，他一家人還是要討飯。

一天，二兒子在一家肉鋪門前呆望，恰巧屠戶轉身和人說話，他便從那人一雙肥臂下，探手拿了一塊肉，一溜烟地跑回蓆蓬裏。一家正在高興的時候，王龍回來了，問起情由，大不謂然；他說他畢竟還是該着一塊地的人，偷竊是萬萬不可以

的。於是，他拿起這塊肉，擲到蓬外。阿蘭那裏捨得，搶步出去，又拾了回來。

肉煮熟了，大家一齊下箸，只有王龍坐在一旁，嚼他的菜根。他暗暗地想：二兒子將來要成這裏的賊人；他回轉『福地』的心，自從這天起，格外堅強了。

他們在這裏又熬了些時，人人臉上都像是生氣，而實在却不是生氣。他們當中有一個，一次在搬場車上的一面鏡子前，照見了自己，喊道：『看啊！一個好難看的人！』旁邊的人都笑了，他却不懂得什麼原故，連忙周身地望，好像他得罪了那一個似的。

王龍所住的地方，四圍還有許多的蓆篷，蓆篷旁邊，就是一座高牆。他的蓆篷雖然緊靠着這座牆，可是牆裏有些什麼，他連夢想也夢想不到。一天，別的蓆篷裏，走出一個人和他閒談。那人說：他曾看見牆裏的人闊綽得說不出，連一班底下人都用着銀頭的象牙筷。王龍本來就有意思把女兒賣掉，拿錢作回轉『福地』的盤川，可是總不好意思說出口。這天他聽了這個人的話，心裏更在盤算着，牆裏的

人或許會買他的女兒。到了晚上，他倒下來要睡覺，身體所靠的那塊牆，却使他睡不着。他心裏不住地想：

『我的女兒總該能夠把我們送回我們的「福地」吧？』我們總該不會餓死在這裏吧？』我們的「福地」裏，至今還沒有下種咧！』

好容易嚴冬過去；在溫和的春裏，王龍歸心更急了。

天氣漸暖，他的鄰居在簾篷外面的時候多。他們和王龍閒譚着，都喜歡說，他們一旦有了錢，要怎樣的享用。有的說，要怎樣玩女人；有的說，要怎樣吃，怎樣喝；有的說，要怎樣穿好衣服，帶好首飾；可是王龍還是抱定他的老意思，嚷道：

『我要是有了錢，我就買地，買好地，我從地裏可得無數的好收成。』

這時，篷堆裏常有人來散發一張張的畫圖給大家。那人身材高大，滿手是毛，鼻子像船頭般地聳出來。王龍接過畫圖，等那人走過，才敢看。他看見上面畫着一個皮膚雪白的人，吊在一個十字形的架子上，那人的頭垂到肩膀上，眼睛闔起，像

死了似的。下面還有幾行字，王龍却不認得，他尋大家去討論；有一個老者好像明白了似地，嚷道：『這一定是個壞人，所以才這樣給人吊死的。』王龍一聽，覺得太不吉利了，忙把這畫捺開，可是阿蘭到底把它拾起來，連同街上撿得的破布，一齊縫做鞋底了。

接着，這裏又有年青的中國人在街上分發傳單。站在大聲說話，一羣人圍着聽。王龍也擠上去，拿了一張傳單，上面也畫着一個死人，不過皮膚却是蠟黃，穿了一身破爛的藍褂褲。這人身旁另有一個胖子，用把長刀向他刺去，鮮血直流。王龍看了，心裏怪覺得難過，正要回頭問人這是什麼意思，那青年向大家說了：『死的就是你們，那個在你們死了沒有知覺，還要刺你們的身體，是閩人——資本家。你們現在也還被閩人踐踏着，閩人正把你們一切的東西都搶去了。』王龍聽了，還是有些納悶，最後忍不住了，便問那青年：

『欺侮我們的閩人，能不能叫天下雨呢？』

那青年好生氣，罵回他道：

『你什麼都不曉得，到現在還沒有剪辮子。天要不下雨，闊人也不能叫他下。如果闊人把錢都分給你們，你們有了錢，就有東西吃，還管天下雨不下雨呢。』

這時聽衆一齊喝彩，只有王龍還是不滿意，默然地走開了。

這時，街上的情形和以前不同了，像王龍模樣的人走着路，就會被人捉去，說是要他們替兵大爺運東西。王龍嚇得不敢出去。一連幾天，門外盡是靴鞋的聲響，灰色的衣褲在他門縫裏一排一排地閃過去。

又過幾天，情形更不對了，先是遠處一陣喊聲，不多時成山成海的人擁向王龍這邊來。王龍急得想逃避，他們已到了，裏面還有他的幾位隣居們。他們把王龍也拖進這羣裏，不轉瞬間，一齊開拔到那高牆的門前。這門那裏抵擋得住，王龍雜在人羣中，脚跟離地有一二尺，便被擠到門裏邊。

王龍四下一望，真是重重院落，萬戶千門，許多都是他所從來未見的東西。這

一羣人進門之後，分頭搶劫，王龍落後了些，却被擠到另一個小的院落裏。一個渾身是肉的人，赤裸裸地從牀上跳起，拉了一件紫緞袍子，遮着身體，肚子上黃色的皮掛了下來，成爲兩疊；他臉上的肉，像山頭般地拱起，却嵌着一雙小眼睛，就像個豬的模樣。這肥人見了王龍，連忙跪下，叩頭求道：

『救命——救命——不要殺我！我給你錢——許多錢！』

王龍這才明白過來，使用衣服兜着；果然，那肥人把袋內的黃金，不住地倒出來。最後，他說：

『我現在除這身子外，什麼都完了！』

他落下眼淚，好像兩道蜡油，掛在臉上。從來沒有討厭過誰的王龍此刻也有些討厭這肥人，於是他打着鄙棄的調子說：『滾開，不然，我就要宰你這個肥虫！』這肥蟲聽了，馬上像狗似地溜去。王龍來不急數這黃金，揣在懷裏，輕輕地走出，接連向自己說：

『我們可以回家了……我們明天就動身。』

六

回來之後的王龍，不是以前的王龍了。他一家的損失不久便恢復，却比往日講究得多了。

旱荒已過，夫婦兩人操作更勤，田裏的種子，一刻兒都下全。到了晚上，王龍靠着家門，望着當前的福地，春天裏的蝦蟆叫得使人要瞌睡。晚風吹過，屋角的竹樹輕輕搖動，葉子空處，使他更能望見田埂那邊小桃樹上的紅花和綠葉。從這一大片的生殖無窮的地上，還升起一層輕霧，像月兒的銀白色，橫斷了桃樹的腰身。

一天晚上，王龍摸着阿蘭懷裏隆起有拳頭般大的一塊。阿蘭先還想掙脫，王

龍緊握着不放，阿蘭沒法，才說：『你如果一定要看，就給你看罷。』王龍便輕輕掏出那一塊，在破布的包裹中，發見一大把精亮的珍珠。阿蘭於是說出牠們的來源，也和他的黃金差不多，是在那高牆裏面撿得的。

王龍先想全部沒收，阿蘭很可憐地要求：留下一對給她自己，或是那日後長大的女兒。王龍默然許久，又勸阿蘭道：『這種財寶千萬留不得，給強盜見了，我們就要送命的。我們應該馬上把它們賣掉去買地，地是再穩當沒有的了。』於是，他留下阿蘭的一份，把其餘的，一齊塞在自家的懷裏。不久，他就找向那在旱災裏被劫一空的黃公館，買了許多良田，這次的中間人就是杜鵑——黃家現在僅存的丫頭。

在王龍家鄉一帶的地方，每隔四五年，便有一年旱災或水災；天老爺要是懶一點，六年，八年，或者十年也得鬧一次。這次王龍逃難回來，正趕上天公休息，他新買的田收成極好，他着實發了一下子。他添招佃戶，起造新居，有好幾個院落，還有

白粉牆。

阿蘭不再到田間去，終天在家料理雜事，替孩子們剪縫新衣裳。她現在又有孕，生下來却是男女雙胎；可是她早先養的那女兒，直到現在還不會講話，看去要成一個啞叭了。

王龍的事業一天一天地擴展，不久他和城裏的大米店也有交易。他到店裏去做買賣，可惜不識字，店夥常拿他嘲笑。他十分難過，才決定叫他的兒子去讀書。一天，他領了他們走到鄉裏的私塾。一位老先生穿着寬大的黑長袍，戴副銅條大眼鏡，手裏搖着一柄大扇子——據說冬天也都不離手的。王龍向他鞠躬，說：『先生，這是我的孩子。他們笨得很，不挨打是不會懂得什麼的。如果先生要使我滿意，就請帶着打去教他們罷。』先生問過他們的職業，便題了兩個學名，長名農恩，次名農文，據說是要兩人不忘家財所自的意思。

果然天公閒不了多久，到第七年上，水災又光臨了。從春初到夏初，水不斷地

高漲，最後，鄉村就像沉在海裏了。一片平波，倒也可愛，遠映着雲彩，月亮，和半身淹沒的柳竹。

王龍新居築在高阜上，加以他幾年來的經營，很有些積蓄，一時倒也不覺得恐慌。不過，他勤勞慣了，現在各事停頓，英雄竟無用武之地，反倒終天地納悶。有時和孩子們戲弄，不久便生厭了；有時又望望阿蘭，可是阿蘭的身體，他都曉得了；並且，阿蘭和他同居這末久，更沒有什麼可以引起他的新希望。不過阿蘭的狀態，他到現在才看得格外清楚：滿頭粗亂，枯燥，棕色的頭髮，方大的臉孔，粗巨的身體，沒有半點兒秀氣，眉毛稀少，嘴唇太闊，手足奇大。他看了許久，不覺說道：『無論誰見了你，總想不到你是用着佃戶的地主太太。』阿蘭一面縫着鞋子，一面有點不好意思，低聲說：『我自養過那雙胎，身體總覺不舒服。』王龍却顧不了這些，接着說：『我是要你梳頭，穿新衣。你穿那雙鞋，更不像我的太太了。』阿蘭忙把雙腳縮到凳子下，有點急地說：我自小被賣，沒人替我纏腳；不過我們大女兒的腳，我一定

要纏——還有我們的小女兒的腳，我也一定要纏。」

王龍聽到這裏，覺得他方才的話，有些過分，却又怪她聽了那話，竟會一些兒不動氣。他於是站起身來，披上新的黑緞袍，惡狠狠地說：『我不如上茶館去聽點新鮮事體——家裏只是些傻瓜，——一個老人——兩個子孫。』

他到了茶館，遇到杜鵑，譚了一會兒。她教他怎樣尋樂，怎樣叫些清唱的妓女來陪他。在一羣單具血肉的人裏，王龍看上了一個身材瘦得像竹竿的。他弄到深夜才回來，月光射在他田裏的水上，蒸出一片銀霧，把他籠罩着，但是他身上的血，却暗中流動得又熱又快咧！

不久以後，荷花——這瘦同竹竿的妓女——把一隻小手放在王龍的肩膀上，輕輕地掠着他的手臂，直到袖口邊！王龍覺得有火般的熱，穿過他的衣服，直達他的皮膚。於是，那隻小手，躊躇了一下，却繞在他的腕上，又從那裏往下挪，伸到他的粗大的手心裏。王龍嚇得發抖，不知怎樣好。接着一陣笑聲道：

「唉，你這大個，怎末這樣呢！你難道呆望着我，就過了這一夜嗎？」

王龍一雙又乾又燙的粗手，緊緊握着這小手，好像不曉得說什麼才好似地：

『我什麼都不曉得——你教我！』

荷花就教了他。

王龍在田裏受過烈日，嚴風，在荒旱的年頭，挨過饑餓，在江南繁華的地方，看過人家的白眼，然而他所感受的苦痛，却都趕不上這隻小手，今天給他的利害。

他天天到荷花那裏去，天天總得呆等荷花的號令；荷花雖然弄到最後，總很樂意地，把她的整個交給他，可是他總覺得還沒有把捉過她的整個。王龍之與阿蘭，好像野獸的匹配，一度鑿足，便忘記她了。然而這種忘記，荷花却不該負責的。每晚當他被一雙小手從門口推出來的時候，他的銀錢便不住地塞到她懷裏；然而他每次歸來，總還像去時一般的饑餓。

這樣地，王龍過了整個夏天。

他每次到了那裏，荷花雖然說了一串一串的話，他却不很作聲，只望着她的臉，她的手，她身體的恣態出神；他望着她的眼神，等候她。他不去的那一晚，常時鋪張蓆子在竹樹下，躺在蓆上，睜着兩眼，望着竹葉的多角的影子，心裏充滿了莫名其妙的思想。他的裝飾也大大地改了，辮子剪掉，髮光烏亮，長袍子上，罩着背心，脚登時式的緞鞋。

他爲了要使她歡喜，連阿蘭胸前久懸的兩顆珍珠，也都當做禮物送却了。

那是在王龍着迷的當口，景况愈不如前的叔父到他家來吃住；不久，女人和孩子也來了。

這女人——王龍的嫡母——不是阿蘭一般的女子，不久就看破王龍的把戲，便勸他不如買了荷花，以饜那無窮的渴望。王龍依她的話，託杜鵑專辦這事，一面在他家裏，另建一個院落，一共有三間屋子，一個小天井，當中還築一個金魚池。屋子裏的陳設，都是王龍一手買起來的，雖不十分講究，却也應有盡有。荷花來的

那天，阿蘭帶着孩子，用菜葉裹些冷飯，一逕出去。到了晚上，她才領着他們，靜悄悄地回來。她走到廚房裏，把飯菜都做好，擺在桌上，請了公公出來，把筷子遞在他手裏，她隨即喂那啞叭的女兒，然後又和孩子們一齊吃了一點。飯後，她服侍大家睡下，自己洗了一回，走到房裏，獨自睡下了。

一面，王龍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忽地聽見他的孀母說：『我的姪兒！她只是長得後生點。她如果不是因爲年紀的原故，金銀珠寶也不會把她賺到一個種田人家的家裏的。』王龍覺得這話太難堪，臉上有點生氣了，他的孀母馬上又說道：『不過，她究竟不算是難看，我也不曾見過比她更美的人兒。在你，自從和黃公館裏的粗丫頭過上幾年，現在該像吃着酒席上的八寶飯吧！』

果然地，王龍把他的愛人『吃』了又『喝』，覺得真是十分滿意了。

然而王龍的滿意，却引起無數紛擾。

阿蘭早上在廚下燒水，送到公公房裏去，杜鵑——現在是荷花的侍女——

也來替她的主人取水，一見水罐乾了，便喊道：『我嬌嫩的奶奶，早上起身，連一勺水都沒有嗎？』阿蘭絲毫不睬，杜鵑便奔到王龍那裏去申訴，王龍就說阿蘭：『你怎末連早上添一點水在水罐裏，都不肯做呢？』

阿蘭惡狠狠地答道：『我究竟不是你家裏奴才的奴才。』

王龍火冒上來，抱着阿蘭，說：『你怎末這樣糊塗。這是爲了女主人，不是爲了什末奴才。』

阿蘭忍住一口氣，只向王龍說：『你已把我的兩顆珍珠給她了！』

王龍這才一陣心軟，手也放下，很不好意思地轉向杜鵑說：『我再替你們造一間廚房就是了。』

這場風波總算過去。然而，使王龍心裏叫苦的事還正多着呢。

杜鵑差不多每天都要進城買些南方的吃食：荔枝乾，蜜棗，米花糖，紅糖，油魚以及許多王龍從未見過的東西。他的嬸母偏偏又是個嚙嘴，從此常常鑽到荷花

的屋裏去；於是，連同杜鵑，她們三個有吃有講地，終天在一處。王龍肉麻的是錢，又不好意思說。只得假裝勸荷花：『你何必常和那醜婆在一起，糟塌你這寶貴的身子。』荷花這次用她的利器了，她說：『你己不愛我了，因為你如果還愛我，你就應該讓我解悶，讓我快樂。』王龍不敢再響，嗒喪着走開去，從這天起，對她的愛情，冷下了幾度。

王龍這場事，一向是瞞着他那終日躺臥的父親的。這天，他老人家忽地筋骨舒暢，扶杖走出他的房門，信步踏到荷花的外室。他揭起門簾，正看見他的兒子和一個身材苗條的女人並肩站着，不禁狂喊道：

『我們家裏有了野雞了！』

王龍連忙解說：『爹爹，你放心。這不是野雞，是二太太。』無奈這老人還不能休，厲聲地說：

『我只有一个女人，我的父親也只有一个女人，我們一同種田。』

隔了一刻兒，又是：『這一定是個野鷄。』以後，他要是經過這門口，總得向着天空嚷一聲：『野鷄！』

又有一次，王龍的啞女兒跟着她的弟妹，走到荷花的屋裏去白相，她看見荷花鮮明的耳環，伸手去捉，荷花不提防地吃了一驚，用手猛推。正在這時，王龍聞聲走入，荷花便說：『你們這些小討厭再來糾纏我，我可不願住在這裏了。』王龍也不相讓地回復她：『誰也不准罵我的孩子，和我這可憐的啞孩子——』

尤其是嫁後永不生養的你。』

他隨即拉開了這羣兒女，向他們說：『你們以後再也不要到此地來，因為她不喜歡你們；並且，她要是喜歡你們，她也不喜歡我。』王龍說完，笑着領他們出去了。

這心裏叫苦的王龍，一天站在門口閒望，那已是夏末秋初，晴空如洗，涼風吹得渾身爽快。他低頭一看，在赤日乾風之下，他那一塊的田裏，水已退盡了。他心

裏深深地叫了一聲，這一聲比以前迷着荷花的時候又要深得多。他脫了長袍，去了鞋襪，把褲子捲到膝頭上，很有氣力地站着，嚷道：

「我的犁，鋤，在那裏？我的種子，在那裏？我的人，一齊來——我要到田裏去。」

王龍於是又度耕農的生活。晚上家來，渾身是泥，就吃晚飯，睡覺時都還不願洗乾淨。等到他洗去污泥時，他常會自家發笑。因為他現在不是爲了女人們去洗身；並且，他現在重得自由了，所以他好笑。他在夏天所養成的白色手臉，現在也恢復原狀；犁鋤的柄，使他的掌心從新生出了老繭。

農恩一年一年地長大，皮膚細嫩，眉目清楚，到了春裏，桃紅柳綠的期間，他總是懶洋洋地不高興念書，既不喜歡吃這個，又不喜歡吃那個。王龍看了覺得不順眼，時常打罵他。阿蘭却算明白，勸她男人道：「黃家的少爺們，也常時這樣的。這叫作『難過』，黃老爺給他們幾個丫頭陪伴陪伴也就沒有事了。」王龍詫異地說：「怎末我小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過？」

阿蘭說：『你小時，終天要到田裏去作工，農恩終天悶在家裏，已經是個少爺了。』

王龍這才明白，很佩服他女人這番話。他暗暗地想：

他小時，那裏有工夫去嘗『難過』的滋味，他疲倦極了，儘可自家哭一回，他要是逃走便沒有飯吃了；現在農恩却不然，他就是讀書讀得厭了，儘可以逃幾回學，他決不會沒飯吃；並且，他的父母已是個有錢人，不比他祖父，始終是窮的。

於是王龍對阿蘭說：『丫頭我也不給他尋，我還是早點替他定親罷。』

王龍爲了農恩的親事，又盤算了好久。荷花勸他娶米店裏劉掌櫃的女兒，王龍還躊躇沒有決定。忽地一天清早，農恩滿臉通紅，大醉大吐地走進天井裏，王龍恰好起身早，看見這光景，連忙喊阿蘭來，幫着他抬到屋子裏，他倒身就像死狗般地睡去。王龍曉得事體不妙，把農文一次兩次地恐嚇，才探得農恩已有三夜，跟着他的小叔子，住在暗娼楊姓的處所。王龍氣急了，問明地址，一直找去，果然有這

末一個女人。他同她說明：只要她不再留他的兒子住宿，他可以送她每次一倍原來的錢。那女人笑着答應了：『不費力就有錢，誰還不答應。其實，我喜歡的是大人，小孩子只不過是小開心罷了。』

王龍回到家裏，想起帶壞農恩的小叔子，便找着他的叔父要和他算賬，要請他們三口子立刻就搬開。他叔父冷冰冰地說：『只要你敢，』一面解開衣裳，胸前露出一串假的紅鬚鬚。一條紅布。王龍望了一眼，登時嚇得不敢做聲，原來他的叔父已經早就做了土匪的頭腦了。從此，王龍才漸漸明白水災鬧得那般利害的時候，他家裏從未被搶的原故。他於是對於叔父，也得是格外恭敬了。

這時荷花已打發杜鵬把農恩的親事，和劉家說妥，不過劉小姐今年才十四歲，得再過三年，方可完婚。王龍聽了，十分惆悵，一夜沒睡好，第二天清早起來，只好又是農人的打扮，到田裏去工作。他走過院子時，他的啞女兒坐在那裏，手指上玩弄着一條碎布，臉上微笑，他暗暗地想：『這小可憐倒能安慰我，家裏其餘的人，就

是並在一起，也敵她不過呢！」

王龍種不了幾天田，天邊忽然隱現一點雲，那雲却愈走愈近，愈走愈大。王龍細看，原來是蝗虫，它們終於罩着他的鄉村的全部。王龍趕緊帶着人，燒田，掘壕，水火並攻，才算救了他一部份的良田。

家居的農恩更是抑鬱了，一天要求王龍，許他到南邊去讀書，荷花也提過這樁事。王龍那裏肯答應，可是很奇怪，農恩也不再提起了。

又是一天晚上，王龍坐在桌旁，桌上燒着紅蠟燭，阿蘭站在他面前，好像要說什麼話似地，吞吐了半晌，她才說過：「大兒子現在常上後院去。你不在的時候，他就去。」王龍笑了一聲說：「你在作夢吧！」

那天晚上，王龍遷到荷花那裏，剛躺上牀，荷花就推他一把，說：「這樣熱的天，你渾身汗氣，也不洗一洗，就挨近我身邊。」

王龍這才起了疑心，翻身下牀，回到自己的堂屋裏，用兩張椅子插成一個牀，

躺在上面只管想，他一回兒想出：荷花前幾天還在他的面前提過，農恩要到南邊去讀書；荷花要不和農恩接近，怎末會曉得這事呢？他一夜沒睡，第二天一早起身，先到田裏去視察了一周，回到屋旁，拔了一根竹子，乘太陽剛剛照在後院的一角時，輕輕掩進去。他繞到荷花住房的後面，揭開門簾，望見天井裏，他們倆果然正在一塊；荷花穿着她早晨從未穿過的粉紅絲衫，站着俯首望農恩；農恩坐在池旁的小凳上。他們正在細語，恰巧杜鵬從外進來，看見了這三人的情形，駭極而叫，這才驚散了他們倆。王龍按不住他的火，提起竹竿，奔上去一陣亂打，小老婆和大少爺都受了一點傷，他才罷手。

他終於不得不送農恩到南邊去讀書。

農恩去後，王龍把農文送到劉掌櫃那裏學生意，三兒子往田裏去工作，又替二女兒說定劉掌櫃的兒子做媳婦。

那天阿蘭替二女兒纏腳，二女兒疼得只是哭，阿蘭向她說：『你不要哭。你爹

爹心軟，不忍聽你哭，或許就會讓你一輩子是雙大脚的。將來你的丈夫定不會喜歡你，也像你爹爹，他不喜歡我。」

過了幾天，王龍偶然看見二女兒臉色不好看，還隱隱地帶着淚痕，曉得她才哭過，果然動了哀憐心，拉着她的小手問，她便羞答答地說：「因為媽媽綁了一條布在我的腳上，到了夜晚，疼得睡不着。」王龍覺得有些奇怪，問她怎末總沒有哭過，她便把阿蘭的一番話說了。王龍的心不免受了震動。他覺得非常之難過，因為阿蘭在他眼裏，向來是極其愚鈍的人，却不想她竟能如此地明瞭他。從此他真地可憐他向未可憐過的阿蘭，他時常留心她的行動。

一次飯後，阿蘭俯身去掃地，王龍看見她灰色的臉，好像表示她有什末隱疾，她更不時開口喘着氣，或把手去按住肚皮，然而她還是一樣地掃地。王龍忍不住問她，阿蘭回過臉去，很謙和地回答，却還是這句話：「我自養過那雙胎，身體總覺不舒服。」

不過，阿蘭的身子確是一天天地衰弱，終於臥牀不起。王龍請醫生診看，一過說真要治得好，非五百塊錢不可。阿蘭聽了急道：『我的一條命那值這許多。這大一筆錢，還可以買多少畝的好田咧！』

王龍可憐她的心，更覺烈強，搶着說：『我願意化這許多。』其實，王龍非賣了他不動產的一部份，那有這許多。他等醫生去後，走到廚房裏，向着烤黑的牆，暗暗地落淚。

阿蘭的病，支持了一個冬天，還不見有變化。但是，王龍看出她已沒有救，索性連老的一起，買了兩口棺材，停在家裏作準備。王龍也並不瞞阿蘭，而阿蘭覺得男人很好意地預備她的後事，也非常地感激。

王龍現在常時陪伴她；一次她在昏迷的時候，說出她從來沒有說過的話：『我只好把這肉送到門口——我曉得我長得太難看，走不到老爺的面前——』

『不要打我——我再也不吃這個了——』我的爹——我的媽——我的媽——

——我的爹——『我很曉得我長得太難看，沒有人會喜歡我的——』

王龍聽了，滿肚子都明白，他不禁握着她那隻乾粗的大手，想使她或者曉得現在有人真地憐愛她。然而王龍終究失望了：阿蘭竟不解溫存，她不會給王龍像荷花一般的感動。所以王龍握的那隻正在僵死的大手，絲毫不能引起他的愛，並且連他一番哀憐的意思，也被拒絕了。不過，正是爲此，王龍待她格外好，他替她買精美的吃食，預備嫩菜心煮的白魚湯。他就當踏進荷花的屋裏，還是忘不了將死的阿蘭。

到了新年，阿蘭好像回光返照似地，精神陡振，叫把她的媳婦從劉家接了來，又遣人到南邊把農恩喊回來，預備立刻就好辦喜事。那人臨走的時候，王龍對他說：『告訴你少爺，太太快死了。太太的魂靈不會安逸，除非少爺馬上就回來，讓太太看見他，再看見他的大喜日。』那人去後，不上三天，農恩兼程歸來，家裏馬上忙得個不亦樂乎，連總在騎臥的老太爺，也都抖起精神，在他喘急的喉龍裏，放出聲

音來：「我們家裏要辦喜事了。辦喜事就是添兒子，也就是添孫子。」這話子得全家大樂，王龍的幾個院落中，真是喜氣洋溢了。

在大張喜筵的當兒，阿蘭叫把門窗簾子都打開，讓她好聽見談笑的聲音，聞到酒菜的香味。王龍一面在廳上張羅，一面進來望望她。她接連對他說：「客人都有酒了嗎？甜飯蒸得夠熱嗎？豬油和白糖放得夠不夠？八個果盤怎末了？」然而，筵席終於要散的，客人去後，王家頓又罩在沈靜的空氣裏。新夫婦被喚到阿蘭的牀前，聽她最後的訓話：

「我現在什麼都滿意了。我的兒子，你好好侍奉你的爹爹和你的爺爺；我的媳婦，你要好好服侍你的男人，你的公公，你的太公，好好照顧我們家裏的啞小姐。此外，你們倆也沒有什麼別的事情了。」

阿蘭還說了些不大好懂的話，便在王龍身邊一個圓枕上，倒垂她的頭，發一陣抖，隨即斷了氣。

隔了不多天，總算逃不出王龍的預算，老太爺也一命嗚呼了。王龍不親自料理兩人的喪事，一切都由他的叔父嬭母去代勞；落葬的那天，他也不很悲哀，因為他覺得他對於死者的一切都已做到，所以不必再哭了。

等到棺材下地，泥土蓋好了上面，王龍叫大家先走，他獨自一個慢慢地踱回來，一路上總忘不了一件事：他很懊悔，千萬不該把阿蘭的一對珍珠，搶去給荷花，他今後要決不讓荷花再把它們戴在耳朵上。

他越想越深，最後向着自己說：『在我的那塊地裏，已經埋了我的大半世。我的半截身體又像活埋在那裏，剩下的半截，回到家裏，不曉得要過和從前怎樣不同的日子了！』他不禁暗自傷神，落下眼淚，快用手背去擦，竟像是一個小孩子。

七

果然，王龍的後半世，格外多事了。

周而復始的大水，重又光降。王龍因為頻年積蓄，損失尙微，然而村裏滿是災民，使他不得不和他叔父們格外客氣，而他們三個人的氣焰，真如赤日高升，使他受盡一切的欺凌也只好不做聲。他的堂弟垂涎他的媳婦，看看不得手，又想戲弄他的二女兒。王龍沒法，只得在婚期之前，把她送到公婆那邊去。農恩倒算聰明，勸他父親多買頂上鴉片煙請他們三位吃，可以使他們安靜些。王龍聽兒子的話，果然，不須多久，他的叔父面黃肌瘦，咳嗽見血，背脊僵僵；他的孀母終日對着青燈，吃

了便睡，睡醒又吃。他們倆從此不再麻煩王龍，王龍也覺從此可以安息，享享清福了。

這時水災已過，難民回來的不少，紛紛向王龍借錢買種子，犁，鋤，好去復業。有些雖然自己有田地，却捨不得賣，反而把自家的女兒當作丫頭賣掉，拿錢去買些農具。王龍因為家裏人口多，事體繁，便也買了幾個丫頭。不料，王龍的堂弟又和這一羣丫頭鬼混，甚且覬覦農恩的女人。農恩又上一個條陳給王龍：不如全家搬到城裏，分租黃家的房子，讓這三位留在此地，彼此可以安靜些。王龍心裏很贊成，嘴裏還不願說，便先進城和農文去商量，農文也說好。

王龍回來時，特地走過黃公館，一進門，看見前頭幾個院落都住着一家一家的窮人，最後一進，雙門緊閉，一個白髮，麻臉的老太婆坐着打盹。王龍定睛一看，認得她是多少年前那位氣焰難當的門上的女人。他再看那女人，牙齒脫盡，皮膚枯黃，他不禁想起壯時抱着農恩來此的光景，連帶又感到歲月蹉跎，自己也是過不了。

中年的人。他好生難過，因問那婆子，這門爲什麼緊閉着。老太婆吃了一驚，打着乾嘴唇回答說：『你要是租裏面的整個院子，我才能開門。』王龍連忙說：『如果我看得中意，我自然要租的。』於是他跟着老太婆進去，原來那就是他領娶阿蘭的地方。王龍處處都認得很分明。當時黃老太太所坐的大匠，依然還在；他不禁走上，面向外地坐下，用手敲着匠几，再看那老太婆，默然站在下面，聽他吩咐。王龍一陣高興，向那老太婆說：

『我要租這所房子。』

王龍的全家不久搬到黃府的後進，那小兒子，啞女兒仍和他的叔父，嬸母，和堂弟一同留在鄉裏的舊居。

王龍現在要和農文定親，農文的意思，却還像他小時的偷取，蓄吝，喜歡要個省儉，安分，勤勞的女子。他向父親說：『我的女人要買米，不該多買一把；我的女人要買布，不該多買蓋滿手心的一塊。』王龍答應去向鄉裏找。

現在，王龍不很下鄉了，每天睡得遲，起得遲，飯菜很講究，什麼鴿蛋，冬筍，蝦子，干貝常用來做配菜，補助他的胃口。孩子們也一樣地吃，杜鵑一次笑着說：『我當年在黃公館的日子，和現在很相像，只是我的身子不如從前，不能服侍老爺了。』王龍聽見『老爺』的稱呼，從心裏就高興起。

這時他的堂弟忽然異想天開去從軍，他的小兒子，啞女兒也都進城來，鄉下只剩一對鴉片鬼；又因為田裏的事比以前又忙些，王龍管不及了，便再分出許多畝租給佃戶。他的田着實好，許多人想向他買，他却只租不賣，因為他想：出租的田，總還是我的。

王龍的家正在興發的時候，農恩又快要養孩子了。全家都爲着這事忙，連家主——王龍——都不很有人去理會。他只坐着聽消息，後來荷花扶着杜鵑進來笑着說：『恭喜老爺，你添了一個孫少爺了。』王龍也很高興，荷花去後，又想起舊事：阿蘭怎樣獨自走進那個小黑屋裏，替他不斷地養下兒子，女兒，兒子，女兒——

她養的時候連聲響都沒有，養出之後，便和他一塊兒在田裏工作。

——這却使他想了許久。

這樁事剛剛過去，又輪到農文的婚期。他哥哥遇事喜歡鋪張，喜歡賣闊。這趟他勸王龍索性把黃公館前面的房子也租下好辦事，王龍初還不肯，他便向院裏的一株古盤松衝去，裝着要尋死，王龍惶了，連忙答應。農恩這一來，把原來居住的窮人家都趕走，惹得他們好大一場的惡罵。農恩又僱了許多工匠，修理那裏的花壇，月洞門，金魚池，因為都被窮人們弄壞了。這一切的開支，當然都是一次一次從王龍口袋裏要來的。他時常到父親那裏說：『我還要一百塊錢；那邊一扇門壞了要裝飾；或是『某某房間裏，還應該放一張長桌子。』』

農恩一味地化錢，從沒有什麼計算，全靠農文當每天太陽還在牆頭上，就趕進來替他結算那一筆一筆的賬。後來化得實在太多了，農文便向父親說：

『娶親何必化這許多？爹爹的家當將來還要分給我們兄弟的。大哥現在爲

了我的事，化這許多錢，日後我豈不要少分許多嗎？」

王龍很曉得農文的脾氣，忙說：『我曉得了，我自會攔着他。』他等農恩再來，便把這番話告訴他。農恩說：『我們王家，已是城裏人人曉得的闊老，辦回喜事，不能太省錢。』王龍說：

『我們究竟是鄉下人，並且，闖人總是種根在田裏的，能夠發芽的根，也一定是從田裏慢慢長大的——你該明白這個道理。』

這兩個兒子已夠使王龍左右爲難了。忽地一天，農恩又來說：『小弟弟要想到學堂裏去念書。』王龍對於小兒子，向來就曉得的不多，於是把他叫進來。這孩子的模樣不像爹，不像媽，只是沈靜得非常，確有阿蘭的意思。他的臉兒比兩個哥哥都漂亮，只是一道濃眉，總在緊鎖着。王龍望他說：『你大哥講你想上學堂去念書。』他嘴唇都沒有動，回答一聲：『是。』王龍去了煙斗上的灰，又說：『你大概是不願再到田裏去作工，那末我就不叫你去，我還有孩子們幫我的忙。』王龍說時，聲

音很苦，他却不做聲，站着不動，身上還穿着白夏布的長衫。王龍氣了，問道：「你爲什麼老是不做聲？」他這才又是一聲：「是。」王龍沒法，只得讓他出去，說：「你的事，我真管不了。你給我出去罷！」

王龍隨叫農文來說：「我打算就讓三兒去讀書，田租就讓你來管。」農文高興極了，因爲租金總得過他手。講起這二兒子，王龍覺得着實有些別致：就在他自己結婚的那一天，他對於買酒買肉的錢，也都絲毫不放鬆；他把酒席分做了兩份，城裏的闊客坐一處，酒菜講究些，鄉裏來的另坐一處，酒菜懷些。

真的，三位少爺脾氣大不同：大的只曉得闊，二的只曉得省，三的只想補足一個農人龍子的缺憾。這正使王龍添了無限的麻煩，只有農恩的兒子的一團稚氣，有時還可使他老人家舒服些。

這年王龍的叔父死了，他的嫡母從鄉間搬來。王龍給她獨自一個小院落，她終日和煙槍作伴，什麼事都不過問了。她的外間屋裏，停放着王龍給她買好的棺

材；她在吐出的煙霧中，露出瘦削的身體，枯黃的臉色，很像黃家老太太的暮年咧！

王龍一生聽見不少次數的戰事，却從未親身經歷過。這天，農文奔進來告訴他：『米價今天突漲了不少，聽說靠近我們的南邊，將要打仗了。我們該多屯一點米，倒好發筆財。』

這話說過不多天，一大羣兵開進城裏來，一時大街小巷盡是灰衣灰帽的人了。他們毫不客氣地擁進王公館，帶頭的一個却就是王龍的堂弟。王龍舉家惶恐得不得了，只好供應飲食，求得暫時的相安。這堂弟那裏肯老實，不時向農恩農文的女人們調戲着。後來還是杜鵑有主意，說是頂好給他一個丫頭解解悶，什麼事都容易辦了。王龍便叫杜鵑去問他的意思，杜鵑回來說：他最喜歡的是那臉色白白的梨花。

梨花此刻正在荷花的屋裏，聽見這話，手中提着要送給荷花的一把壺茶，整個落在地上，打得粉碎，她自家却還不曉得。她走到荷花的跟前，跪了下來，磕着響

頭，眼淚直流，說：『奶奶——救我的命！』王龍見了，有些不忍心，細看梨花長得並不醜，小小圓圓的肩膀頭不住地發抖，再想他的堂弟粗大的身材，青春早過的年歲，不禁攔住了杜鵑，說：『你就回復他，梨花有些毛病，只要他不嫌，原也不打緊，不過他如果害怕的話，我們有的是別個丫頭咧。』王龍說完，眼睛望着他四圍的丫頭，她們個個嚇得低下頭。大家正在沉默着，一個身體很結實的挺身而出，侃侃地說：『這事我很明白，我倒想試一下。我想他還沒有另外一般人那末樣地可厭。』杜鵑忙帶她去，這才解脫了梨花。

這壯健的丫頭嫁了之後，他——王龍的堂弟——嘗了一個半月的新滋味，恰巧戰事又緊張了，他便和那些住在王龍家裏以及前後左右的一大羣，一齊開拔了。臨行之時，他笑着說：『我此去不一定能回來，好在，我已經替我母親留下一個可以傳宗接代的人兒。不過，她一兩月裏不一定能夠養孩子；但是，當兵的也該有他的特別寫意的地方，就是：孩子萬一養出來，家裏的人總得照顧一切的。』

果然，他走後不久，這粗丫頭養了一個孩子——不過不是男的。雖然，王龍還賞了她一些錢，已經做了母親的她，心裏好生不高興，再過上幾時，那孤衾的味兒，着實使她忍不下去了。她萬分沒法，一天便向王龍說：『請老爺把賞我的銀子收回去，再拿來替我預備一份嫁粧。我既已跟過了男人，再要單身睡在牀上，真是有些『不慣啦！』王龍很明白這情形，便答應她：『等那老煙精——她的婆婆——完了後，定要替她想法子。真是很巧，王龍的伯母，就在這年吸她最後的一口煙。王龍隨發號令，把這粗丫頭又許給一個農戶的孩子，滿足她的志願。』

王龍的家經過農文又是一番的修理，不久就恢復到駐兵以前的舊觀。王龍滿想從此總該可以讓他老人家多享幾年福，不料妯娌之間又到了開始吵架的時候；而農文，農恩的意見，也比以前格外深；就是向來總不做聲的小兒子，不知是不是受了三國演義，水滸一類的影響，忽地向他嚷着，要投軍打仗去。王龍又得想法子去攔阻，不過小兒子意志很堅決，鎖住眉頭說：『我們從未遇過的戰事要來

了，革命的戰事要來了，我們的地馬上就要「解放」了。」王龍很詫異地說：

「我化錢買地，我又僱人耕地，我的地是我的，那個能來管到我；我的地不是已經很自由，何必再要「解放」呢？」

接着，他又說：「我想你或者是急着要娶親，這件事，我可以早點替你辦了的。」小兒子臉上越發難看了，說：「要是如此，我格外要早點走開了。爹爹要曉得，我不是像二哥，有了女人，什麼都好辦。我不是尋常的青年，我有我的夢。我夢的是榮耀，女人們那裏沒有呢？」他又像想起什麼似地說：「我們家裏的丫頭們，要算得最難看了，只有那後院裏臉色清白的一個，我看或許要算比較的好看了。」

這樣地糾纏了半天，王龍終於讓他去了。

不過，他所說的臉色清白的丫頭，却又有一段新歷史。第一，這丫頭就是被王龍救了的梨花。王龍當時原也不過是可憐她的意思，那曉得這女子却從此就忘不了王龍的意思，遇事常是格外慇懃些。再者，王龍近來好像可以平息的一顆心，

接連地被他幾個兒子，媳婦，鬧得又攪動起來，所以他一腔莫由宣洩的牢騷，便也
不知不覺地找到梨花，做排遣的對象了。

這天王龍聽了小兒子的話，真是父子所見略同，不禁心裏十分地不自在。

在此後不久的一天晚上，王龍坐在院裏樹下納涼，梨花有事走過，王龍喊了
一聲：『孩子，』梨花忙停下，一望是恩人，便走近來。王龍輕輕撫弄着她的衫子，她
感得那支手上的熱氣，忙站開些，抱着脚坐在地上，靠近王龍的腿邊。王龍很溫和
地說：『像你這樣的女孩子，應該有一個又高又大的小夥子。』王龍剛說完，心裏
自然想到小兒子，可是他不敢再往下面講，因為他到底不願意讓梨花心裏也有
這孩子，——他着實地不願意。不過，梨花那曉得這許多，她只說：『小夥子也不好
——他們總像凶得很。』

這時，王龍聽見女孩子的發抖的聲音，從他脚下直送上來，他那差不多已有
十年沒有熱過的血，竟又沸騰起來。他不由自主地探手摟着她，輕輕地扶起，再扶

就扶到他的臥室裏去了。

從此，白晝裏的偶然相遇，或在衣衫上的輕輕一拂，以及夜間身體的靜悄悄的挨近，都使王龍十分滿意。他並且還覺得奇怪，怎樣人到年老，「愛」還會這般地使人着迷，而又這般地容易滿足。

至於梨花呢，她本是個不解愛情的女子，她始終把王龍當作生父看；而王龍也有時把她一半當作是孩子，並不只是情慾飽滿的婦人了。

夏去秋來，天氣漸冷，王龍對於梨花的愛，也隨着冷下來。短期的熱氣一過，王龍真地到了他的暮年，他真是一個老人了。他和梨花之間，只剩下父女一般的關係了。

梨花十分勤慎地服侍着王龍，又爲了王龍的原故，還不時照顧王龍所一向關切着的啞女兒。王龍雖不能再像夏天那般地愛她，可是究竟喜歡她。一天，他手裏拿着一包白藥面，望着梨花說：『我死後，最可憐的就是我的啞女兒。我現在只囑咐你這樁事：你得在我死後，把這藥面調在食物裏給她吃。他吃了就死，那才是

她的福氣咧！梨花那裏敢接，無奈王龍幾次三番地比喻給她聽：什麼他年紀大了，不能不顧到日後的事情——他的兒媳們都沒有這種的用心——他只相這得過她，——她，也還不免有死的一天，那末，啞子豈不更可憐嗎？梨花這才伸手接過去，塞到懷裏，不再說什麼了。

王龍了却這莊心事，才真地覺得：這樣收束一生，總該算是滿意吧！

他有時高興，到荷花屋裏坐坐，荷花現在也老了，想起嫁後沒蹣過十分逆意的事情，對於王龍倒比先前來得親密些。

他又不時到孩子們那裏去，大家對他也很恭謹，搶着替他倒茶。他說要看看頂小的孫兒；並且常要問：『我現在到底有多少孫兒了？』因為他問過一次，隨就忘記了。每次總有一個回答道：『兩位少爺現在共有十一位少爺，八位小姐了。』王龍常叫他們一齊走出來，個個都長得很高，王龍望望這個，看看那個，隨便問道：

『你們都進學堂嗎？』

「是的，公公。」一排的聲音說。

「你們已經念着四書嗎？」王龍又問。

「沒有，公公，革命之後，沒人念四書了。」大家又答道。

王龍想了一下，說：「我從前也却不時聽人說『革命』，可是我事情忙，從來沒有留心過。好像『革命』總喜歡說到人家的田地。」

這話使小孩子都笑了，王龍覺得自己總像這裏的客人，站起身來，重又踱開去。以後，他連兒子，孫子這邊，也不大常來了。

他換過來，常找杜鵑去閒談，一次問她可曉得小兒子近來的消息。杜鵑說：「小少爺走後，一封信也沒有來過，南邊來的人說他現在已做到一個軍官，又是什麼『革命』裏頭的大好老。什麼叫做『革命』，我可也說不上來——或許就是一樁生意吧！」王龍聽了，只說一聲：「啊！」因為他原要再去想想這回事，無奈黃昏到了，太陽一落，他骨節便要在陰涼的周圍裏，一陣陣地痛起來。他其實受不住，他

的思想走到半途只得就此停住了。

他於渾身寒戰時倒在牀上了，全靠梨花青春的熱體，使他漸漸溫暖。

這般地，又過了幾個春天。王龍數十年來壘積的情慾，都化作死灰，可是他對於那塊福地的愛，還在保持着。

他自從發跡之後，已不慣鄉居，可是他一切的根源都滋長在那裏；所以，每到春天，他總要回到田間，住上若干日。他隨身只帶一個底下人，和一張木牀，重新睡到兒子生養和阿蘭死去的那所土製的舊屋裏。他清早醒來，仗着抖顫的四肢到了田裏，看農人們怎樣工作；他隨意折取田邊的嫩柳和桃花，整天地握在手心裏。

一次，在暮春，他扶杖躩過田的那邊，迎面一座小山，山下就是王家的墳地。王龍依杖望去，他覺得一個個死去的，都比現在活在城裏的家人，給他格外清楚明晰的印象。他覺得除了啞女兒和梨花，一家人的笑貌聲音，都不及這墳下面的，那般使他忘不了。他又想起出嫁後久無音信的二女兒——她的相貌，竟和葬在這

裏的一般清楚了。

他在萬般回潮的期間，猛又想到：『那末，我豈不是也接着就要來的了？』他於是走進墳地，找定自己的一塊，正在他父親和叔父的下首，離阿蘭沒多遠。他望着那裏只是出神，他從那裏，看見了永久躺臥着的自己。他又想到，自己的棺材還沒有。他又着急，又難過，回到城裏，喊農恩來，正要把這事告訴他，忽地自己又忘記了他馬上又把梨花喊來，問他可曉得。梨花說：『老太爺昨兒在那裏？』王龍說：『在田裏。』——兩眼望準她的臉，等着。梨花接着又問：『在田裏的那一處地方呢？』這才提醒了王龍，忙把那件事吩咐農恩。農恩說：『爹爹何必說這話，我自會去做的。』

不多天，一個彫花香木的大棺材抬到王龍的屋子裏，王龍一看，那木頭真堅固，和鐵一般地耐久，心裏很高興。接着他又想起一樁事，忙教人把棺材重新扛到田上的舊家裏，他自己帶了梨花，啞女兒，和幾個僕人一同前去，臨走時說：

『我在那裏再住幾天，我就死在那裏了。』

這年的春天又過去了，夏天也完了，接着是很熱的秋天。王龍像他亡父般地靠近土牆坐着，他不想什麼，只想他的飲食，他的福地。不過，雖然時當秋收，他却不想今年福地的收成，只想這福地的本身。他有時俯身拾起地上的碎土，握在手裏，覺得手指之間，充滿了生命。他握着碎土，心裏說不出的滿意。他只一陣陣地想起這把土；一陣陣地想起放好在一旁的大棺材；他更想到這深恩的福地，毫不催促地等着他的光降。

孩子們隔一兩天總來探望他一次，帶給他珍貴的食物，不過，他却最喜歡開水泡飯，因為這是他父親時常吃着的。有時，他也嫌孩子們來得不很勤，梨花便在一旁勸他說：『少爺們正在做事的年紀，大少爺已是城裏的一個閹官了，二少爺自家正在開米店咧！』王龍一面聽着，一面却不很明白，並且，當他望着那橫在面前的一大片的福地時，這些模糊的影子，立刻消逝了。

九

這是王龍神志最清的一天。那天，他的兒子照樣來向他請安，隨後他們走到田裏去，王龍沒事，靜悄悄地跟在他們的後面。他們聽不見他的脚步和杖擊，於是農文先開口：

『這塊地我們不妨賣掉——還有那一塊——我們平分這筆錢。你的一份可以高利借給我，因為火車路現在已經通到我們這地方，我打算拿這錢去買米運出口，並且我……』

在這一番話裏，王龍只聽清楚『賣地』兩個字。他氣息不接，發抖地嚷出來：

『好吃懶做的孩子，你們要賣這地嗎？』

他的聲音隨即杜塞住，身子馬上就要倒，眼淚也掉下。幸虧農恩，農文一把扶住，連忙安慰道：『不，不，我們決不賣這地。』

『一家人家到了末了才賣地』王龍斷斷續續地說：『我們從地裏來——我們一定也得回到地裏去——你們如果守住這塊地，你們才活得了——誰也不能搶掉你們這塊地——』

老人的眼淚，就在頰上乾起來，印着鹽味兒的斑痕。他俯身拾起一把土，握住了，自言自語道：

『你們如果賣這地，什麼都算是完了。』

兩個兒子，一邊一個地扶着他，各人抱着他的一支手，他却手心裏還是緊緊捏住那已經鬆了而且發熱了的一把土。

『爹爹請放心。我們決不會賣掉這塊地。』兩個兒子輪流地安慰他。

然而，在老人的頭上，兩人互相望着的笑容露了出來。

評
福
地

伍
蠡
甫

福地描寫中國七成以上的民衆意識，又是出自外人的手筆，於一九三一年出版，單在英國一家書店裏，已複印了七次，在美國，因為得了一九三一年度的布耳澤文學獎金（Pulitzer Prize）一千元，一年之中再版十多次；所以，它所介紹的中國，影響外人之深，着實是有些可驚的。不佞譯述完畢，覺得應該進一步估量它寫照的真實性，並研究寫照者的態度或用心。

福地的背景是自然力所支配着的時空；它的結構是以劫掠爲人生轉形的樞紐；它的主要人物是映出父系家長制下的土地占有慾和女性的絕對服從心。

它所錯綜起來的是：中國現社會下的一切——荒災的頻仍，農民知識的淺陋，男子的貪鄙吝嗇，女子的卑抑，兵匪共產等的威脅，以及不可勝數的水深火熱。然而這些是不是事實呢？作者在揭穿這一切之後，有否抱着一般白色優越的心理，以侵略中國爲救中國呢？或竟承認中國足以危害全世的安甯，所以途窮變生，便是黃禍猖獗之時呢？

一部小說雖觸着這多面的事態，讀者仍可歸納到一個系統上。福地給我們的系統的觀念，或者就是：中國一大部人的麻木。我們現在譚起國事，到了憤慨非常的時候，總要說：中國人的心壞完了！外國人就沒有這些賣國賊！這些漢奸！不僅口頭如此，那急急於心理改革的文章，也是觸目皆是的。甚至中國銀行廿年度報告書在臚列許多精密統計，暢論許多經濟大問題之後，也要加上這段話：『是以吾人敢斷言之曰，欲恢復世界之繁榮，必須澈底變換人類的心理。吾輩營金融業者，生息於世界繁榮之中，而與東方和平之關係尤爲深切，故初不視爲政治問題，

而置諸論列之外也。」所以，我們的習慣是把雙目死釘在觀念的上面。其實，觀念只是社會結構的上層，它的形態基於下層的築物——生產關係。觀念謬誤，政治不良，固足以爲社會的不幸，然要除此不幸，而只說觀念錯了，「必須徹底變換」，却不去發現生產關係之必然的變革而順應牠，推進牠，以待上層結構的轉變，那便是倒果爲因的辦法，任你再費些氣力，觀念還是謬誤，政治還是不良，社會還是充滿着不幸，一些也沒有辦法。福地的讀者，唱過痛心疾首的濫調，在熱血冷了時，如果不再安於抽象的觀念，他的出路，可以如此的：由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狀態，看出這社會的生產關係，就能分清其中的一切階級層，然後那種觀念屬於那個階級也便瞭然了。而所謂辦法者，到了那時或許才是眞辦法咧！

凡是土地——生產機關的一部門——被私人占有，生產關係便是私有土地者可以不必實際勞動，而實際勞動者常是沒有土地的。中國自從秦始皇滅六國，罷侯置守以來，封建制度算是崩潰了。這個變遷固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分界，

但地權私有的傾向，却從此堅定，所謂王莽、太平天國等的公有運動只不過是打倒車，終究失敗了。本來周的井田制，以天子享用畿內的賦，諸侯享用國內的賦，卿大夫享用采地的賦，剩餘生產物已在田賦的形式下，被天子、諸侯、卿大夫榨取乾淨。所以天子、諸侯、卿大夫，事實上已私有土地，所謂土地共有，也早已不存在於那時的封建社會。而在戰國時候，生產力發展了；商業資本發達起來，與貴族勢力爭雄，使農民脫離貴族之手，以便商人的兼併。當時中國的社會既因經濟的地理的條件而不能發生資本主義，則社會所有的產業，只有農業。並且土地既可以自由買賣了，結果大半落入商人與新興官僚——所謂士大夫之手。而大多數的農民，也早已變成佃農，由地主把土地的用益權，讓給他們，榨取重量的地租；於是農民雖有其地，然納租之後，所獲有限，而貴族則不必再像以前，須用全力治理他的土地，只須坐食每年必獲的重租。自此以後，中國的土地權，便是私有了。

這財產——土地——私有制度的一個特徵——這生產關係的一個特徵，

就是階級的某種形態的產生。在農業上——中國的農業上，所謂農民種類也很繁，照一般的區別，有：(一)地主，(二)自耕農，(三)佃農，(四)僱農。而(一)(二)有兼合的，(二)(三)也有兼合的；前者是因爲自耕不暇，分租給佃農，自家便成地主，後者是因爲自耕不足以生存，不得不向大地主租地來耕種，自家又淪爲佃農了。再從階級上講，(一)是資產階級，(二)是中產階級，(三)是半無產階級，(四)是全無產階級；而(一)(二)或(二)(三)的兼合是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意識，各本自身階級的利害來決定。本來，如果只有一道鴻溝，替他們畫成有產和無產兩個對峙的意識，一切問題便很簡單了。不過事實不是如此的。地主無疑地否定土地的公有。較富的自耕農當然和地主接近。較貧的自耕農，對於地主稍有反抗性。較富的佃農，常向地主或自耕農租地，再分租給較貧的佃農去耕種，自己取得利潤，他們當然也站在地主的一面。較貧的佃農以及所有的僱農，一是完租之餘，無利可圖，一是並租金都拿不出，只能受僱於地主，自耕農，富佃等，以勞動取工

銀，所以都會有無產者的反抗性。我們更須注意：自耕農介於有產無產的中間，不僅意識常屬有產的方面，即自身的長，落，升，沈，也會使他的意識游移不定。他遇到好收成，可以升為地主，大地主；遇見壞收成，可以淪為佃農，僱農。這升降之頃所造的心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現在我們且看看婦女的問題。婦女地位的降落，是隨私產制度以俱來，這在中國，也是如此。在畜牧或農業經濟未發展以前，男女分工：男子專事戰鬥狩獵，而維持社會繼續生存的物質的生產，大部份是依賴女子的。戰鬥狩獵的生活，散漫浮浪，沒有定着。這時的男子，要是沒有女子的烹飪，縫紉，住所的管理等等工作，簡直就不能營其社會的生活。就是他們狩獵之所獲，也不過是原料的供給，一切加工的工作，都要經過女子之手。這時在全社會的生產過程中，男子不過盡了初步的補助的任務，主要的部份，都必須女子來完成。並且，女子既担任生產勞動之大部分，那末她們的經濟的能力，自然遠勝於男子，其在社會中地位的重要，也自然

是遠勝於男子。所以，男子爲生存計，不能不依附女子了。結果，婚姻制度亦使男子入贅於女子之族，處於從屬的地位，正如今日女子的地位。這個時代的社會組織，因此是以母系爲中心。不過，人類社會自從漸漸發達以後，所謂生產物的剩餘，便是財產的富裕，形成了個人的私產。這時男子所有的私產，已不再有交給女子處理的必要，他反可以利用他自己的積蓄，來養活女子，於是女子就漸漸失去在社會的生活中的重要性，而終於淪爲男子所有物，並爲男子私產的一部份。由此可知，所謂私有財產，只不過是男子的東西。他並可利用他的財產，組織家庭，使女子做他的附屬品，所生的子女也都屬於他。這時代的社會組織，是改以父系爲中心了。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死後財產誰屬，自成問題。財產既是個人所私有，那便不能任其歸於毫無關係的人，而必須使之歸於與這一個人最親近的人。於是子女便成了財產承繼的最適者。但是在父系社會裏，女子是一定要歸於別一個家族的；假使承繼權歸於女子，那豈不是財產歸於別家了。所以由這私有慾的支配，

承繼權不得只屬於男兒，女兒是無分的。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女子有所謂三從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使女子一生自幼至老，永沒有獨立的權利，而在社會上，更是絕無她們的地位了。這地位衰落的女子，只能以性的出賣，取得生存；她們作妻，作妾，作娼妓。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態下，她們才能兼事勞動職業，地位稍稍地抬高；所以倍倍爾說：『被壓迫一事，是女子和勞動者共通的命運。』此外，還有貞節的觀念，也是父系社會的一套把戲，這又使倍氏憤然地說：『財產所有者的男子，對於可以認為自己的嫡生兒及自己財產的相續者之兒子，有了利害關係，因此他強行制止妻子和其他男子相性交。反之，男子自身於一個或數個正妻之外，取得了依資力所許蓄積許多妾的權利。』

上面幾大節的話，是說明財產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下某某階級的意識，以及在這制下男女的關係。它們既一樣地都能夠印證中國封建以還的社會，所以也能夠用來印證描寫中國現代農民的福地中的各方面了。讀者如果不願受觀

念論者的羈絆，這幾段話或可當作批評福地的前提吧！

二

王龍是個自耕農。他領娶阿蘭之後，家裏的雜事，連同清早燒水，煮稀飯都在內，通通交給阿蘭了，自己一心去耕田，而阿蘭每天還要抽空來幫他許多忙；於是，他自耕的成績，當然要比以前進步些。所以，到了婚後第一次收穫，他居然能從血汗裏積得一筆小數目，拿去买黃家的一塊地。然而照着作者所說，江北水旱兩災頻仍，王龍因阿蘭來歸而增加了的生產力，即使能夠倖免某一次災荒的摧毀，總也逃不了這接踵而來的無止境的災荒吧！所以，我們可以一眼看準，王龍從窮的

自耕農進至地主之列，中間的轉紐，端繫於他在江南那扇高門裏面所做的勾當了。這裏，作者縱或只是客觀地描寫，我們却該明白：窮的自耕農在母死娶妻之後，專心耕地，雖可稍稍致富；然而，所養的孩子，如果長大，他的困窮還須回復，並且還要加重；那末，他如果能有翻身的機會，那一定只是些特殊的際遇吧！

王龍在逃難的時候，受了許多苦痛，却因為自己究竟握有土地，所以始終忍着不做聲。他領着家人走過黃公館，那餓殍的詬罵，絲毫沒有打動他；他到了南邊，在四下壅塞的長途中胡亂地撞着，也只是不做聲；他躺在那高牆外面睡不着的時候，只不住地想賣無力生產的女兒，以作歸計，却不曾從劫掠上去設法；換言之，他是要在一切隱忍，妥協，苟安之下，但求滿足那發展私有土地的慾望。他決沒有加入一個窮漢集團中，以解決自身困難的意思——所以在高牆裏的勾當，被作者描寫得是十二分被動的。換言之，他實在是無須反抗而後能生存，因為他還有最後一線的生機，繫在故鄉的福地上。等他具有了肥人的資財，回來漸次地發迹

——由買地，而造屋，而納妾，——他的意識，便也漸次布爾喬亞化了。我們現在且從王龍和王龍的家庭裏，找出這個意識的表現。

王龍自從增加了他的生產機關——土地，他的生產物也增加了。那把持和擴展土地的決心，當然也正比例地增加。在中國久已爲訓的『求田問舍』的調子，自然也被他學會。他在私有地上，建造新屋，於是那地格外可寶貴，格外須堅守。這時災荒雖然又鬧得很利害，他已經『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了』。所以，在那逸興橫生的當兒，竟去評鑒他女人的頭腳。評鑒的結果，却不幸得很造成他對她初次的不滿，於是他不得不從荷花身上去求壓足了。荷花嫁給王龍，動機固然和阿蘭一樣，爲要解決自身的生存；而王龍娶她，也彷彿娶阿蘭時的用心。簡單地說，還是私有慾的作用耳。他雖不住玩弄荷花，以消瀉他久逸的勞力，却總沒有玩夠的一天；他必定要把荷花當作商品般地買歸己有，那時所謂沿襲於私有慾的性慾，方始有很大的滿足咧！不過，一方面，他雖已有了這滿足；一方面，屬於他私產一部的

荷花，非但不像阿蘭幫着增強他的土地生產力，却反增加他無限的消費，所以她的滿足，又漸次降落了。這時，王龍的私有慾，立刻又從女人的對象，轉回原來的主要對象——福地；他再去耕田，才稍稍得到些安慰。並且，一種比較——生產的阿蘭和消費的荷花比較。又漸使王龍減輕他對於阿蘭的憎惡。可是，很不幸，王龍已不能再受阿蘭的幫助了。

當他握着阿蘭快要僵死的那隻大手時，他應該想起以往許多年間，她給他所做的一切——尤其是養了幾個嫡子，替他持續承繼遺產的統系；於是，這支將要失却工作效能的大手，自然要引起王龍一番的疼惜。不過他却不能從阿蘭手上，領略——最後一次領略——荷花所給他的婦女一般賤賣的性感；他的肉慾滿足不了，他終於惘惘然了。作者在此，却又添上一段：阿蘭受了疼惜而無所動，使王龍失望。這層如果從別一方面看，也可認為阿蘭的末次的自卑啊！

王龍爲了增強土地的，私有物的生產力，才遵父命領娶阿蘭，更爲了發揮私

有慾，才買進荷花。在這種着着都是含着經濟的意義的動機上，他有沒有愛情呢？本來，愛的意義，是很難說的。在男性所定下的貞操觀念存在以前，愛或者較為可能。在男性佔優勢的一夫一妻的家族制度以前，男女交接的範圍較廣，交接的動機卻沒有什末私有的味兒——爲了養嫡子，傳宗接代，把持私產於無限的將來的意思，都是沒有的。所以，在那時，男女間的好感——愛，雖然未必能維持許久，而確是比較單純的。我們設先如此認清，那末王龍又何足深責呢？因爲他也不過是個人！某種生產關係下的社會意識所支配了的人！

至於阿蘭，在黃家做奴隸，以勞力生存；到了王家，兼營生子，做工，和性的販賣以生存。她自己很明白：她不像荷花，單憑性的作用，不能生活在王家，所以她在操作之時，尤須力求自滿，自抑了。丈夫嫌惡她那雙大腳，她不能不忍受，毫不抵抗地縮到椅子下；她替二女兒纏足時所勸導的一番話，在身世感中，更顯出她的委曲求全。她那無可出賣的尊容，造成她自甘卑下的意識；這意識瀰漫了全部福地裏。

的她——始於同拜天地時，香灰堆前的偷偷一擻，止於死前的幾句嘆語。她一生都是奴性的妥協，退讓；代表人世的懦弱卑污；然而這也不過是因為她是女性，是私產制社會的女性耳！杜鵑完成過特別使命，梨花有楊柳腰支的性的引力，所以不必受阿蘭般的艱苦；但是，她們也是終身生活在污辱之中的！

王龍和女人的關係，大抵如此。再看他處於老父，兒子間，關係又是如何呢？上面已經提過，王龍尊父，只是爲了保持一己的田產承繼權，即當老父還未死。這使他對於兒輩，也定須保守那不損田產的原則，到最後的一步。不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中，城市工業給個人以有較大自由的可能；比較不定住的生產搖動了，依附於比較定住的農業生產的家庭制度；所以，像王龍這樣奉上治下的生存法式，已漸失其必要了。因此生存於這自由之中的作者，對於王龍之服侍老父，爲兒輩操心，不得不大書特書了。本來，東方的農業國所特別尊重的道德律，就是孝；而這孝，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已是大家所很怕提起的，因爲提起它，便要摧毀無數

生存於不定住生產裏的個人的自由了。然而這些盛唱自由的個人，到了須要分割某項遺產之時，問或也須孝思純篤，執盡哀禮的。所以，家庭禮教的用意，總是像商品在市場上的市價一樣，支配了一家人。他們不從相互生產勞動上，有計畫地，合理地去創造基於技術的行為的道德律，而只是聽從那通過毫無生產計畫根基的商品市價而造成的禮教所支配。王龍在漫無生產計畫的社會裏，但憑意外得來的資本，買進一些地，使一家人都有尊事這主有土地權者的義務；換言之，這塊地使王龍確定他和妻，妾，兒，女，以及老父的道德關係了。這正如資產階級的玄學者，爲避免損及自身階級的統治，不欲認社會人員的相互義務，該以其技術的行為作標準，却把這義務的確立，歸源於外界的意旨——皇天的至上命令。這拜物教的倫理觀念由來已久，王龍即使運氣不濟點，由自耕農淪爲佃農或僱農，他家裏還是不知不覺地奉行這套規矩的。然而這套規矩，唯其沒有計畫的生產的根基，所以是不合理的，而每遇不能遵守時所起的問題，在當事者，固然增加許多

矛盾所予的煩悶，在旁觀者，却有從新評價的可能了。舉例如下：

農文侵佔王龍私有的荷花；夜宿楊氏暗娼，沾污地主的聲名；農×（小兒子）鬧着要南下讀書，嘗味中國方在萌芽的都市的自由——在這些事件一一表現着的時候，王龍還是爲了保持田產安全到最後一步的原故，不得不對於兒輩，竭力維繫向來的道德關係，直至精疲力盡而後已。而此中最值得我們深長思的，就是王龍剛添了塊薄田之後，在逃難中，爲了農文偷肉而起的道德評價。本來在私產社會中，盜竊之所以成爲罪惡，是因爲它損傷私產的保障；所以王龍生存在這種社會裏，就當衣食十二分發生問題時，還是不以農文偷肉爲然的。並且，他那暫時不能生產的地，畢竟是他的私產；他擁有私產，目前縱然拉着黃包車，自己覺得還不失爲私產社會中的上等人——君子，而不是下等人——小人；那末，這些下等的，小人的日暮途窮的勾當，怎樣可以肯定呢？所以，那肥人的賜與，始終表現王龍是被動的，王龍的矛盾或許不是十分利害吧！這是他一種道德評價的經過。

土地給與王龍矛盾的煩惱着實多得很。中國自從周末商業發展，一向是商農兩業互相牽制着。農產品由商人去輸售，商人批賣的手工業產品，則由農人去消費。所以，農民裏具有統治身分的地主，和商人裏具有統治身分的財東，發生互相融合的經營。因此，王龍由自耕農進到較大的地主，農文便去開設米店了。這時候，王龍還不曾分家，所以兒子經商，父親業農，這一家便成農商融合的——財東兼地主的——一型。這是中國千百年來的常態，所以王龍看着當然沒有什末不順眼，尤其是賣米損失不到私有的一塊地——那拜「地」教者心中所最爲崇拜的一塊地。不過，農文究竟逃不了時代的影響——帝國主義資本在中國發展的影響；他嫌小規模的賣米利潤太小了，他想要賣掉福地，大宗地收買米糧，借鐵路運輸，去銷售到需要最高的市場，以取得最大的利潤。農文可算是善賈，然而王龍究竟知識太陋了，聽着兒子要賣地，要毀滅他費盡一生精力來維持的王家的私有地——把土地資本變成商業資本，便不問青紅皂白，一味反對到底了。

王龍起身於自耕農，終於做了闊地主；然而當資本可以脫離土地，而改隸於其他的形式時，他却還是像他的兒子農文小時的一般，緊緊握着一手土，在兒子欺騙的聲中，就從書上消逝了，只留下遷磨洗不掉的土地私有的癡態，供給讀者的批評！

三

以上是就福地中自耕農階級移動時，意識的多方表現而言。現在，更進一步，研究作者的態度。

本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如財產私有制，工資勞動制，商品生產分配制

等，無論在那一國裏，都礙及農業的發展。不過，在中國，經帝國主義的影響，提高並擴大中國舊有的商業機關，所以商業資本對於農村的威力，也加強了。第一，財產私有制，抑卽土地私有制使地主不大肯把所得利潤化費在農業的改良上，而只像農文般地，投到別的事業裏，例如帝國主義所提高的商業機關裏。至於佃農，也不願設法改良他的工作，因為改良後多量的收穫，一定要使地主在改訂租契時，大加地租，於是這改良後的利益，終究還是地主的，佃農又何必多此一舉，以利地主呢？因此，農業技術的發展常是很慢的。第二，所謂工資勞動制，在還沒有科學化的中國農業經營裏，固然不會發生這類的困難：包工制不足以刺激農業勞動者的工作效能。然而，中國以工資勞動的僱農之不能責以改良農業，自然也是更甚於佃農。第三，商品——當然一大部分是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沒有工業的中國的農村時，農民須以極不公平的賤價，賣了自己的生產物，再以極不公平的貴價，購買這些日用必需的商品。除這一般必然的情形外，中國還有封建遺物——

——軍閥，在他們差不多是最後一次的榨取時，對於農村，施了許多德政——獎勵鴉片種植，加重地租，抽取雜稅苛捐，以及縱容匪盜，延長自身的統治等，於是中國農村，不得在這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內外合作中，摧毀日盡了。這摧毀的過程或傾向是：不知幾千百萬的小農，很快地落到被剝削階級的最下層，終乃各人淪為破產農民的集團之一員；反之，土地很快地集中到軍閥，商人，紳士，高利貸者，富農的手中，而他們却又身受所造惡劣環境的影響，決無改良農業的可能，只把土地再租給另外一批還未落沒的小農，去榨取利潤。這樣一來，中國農村怎得不日在崩潰的過程中？所以，現在如果要譚拯救中國農村的話，那末，一面反帝國主義，一面反封建殘餘，該是唯一的出路吧！

以上所說是，中國農村的實況。凡是外國人未必這樣看，即使這樣看，也未必這樣講。福地作者以全書描寫中國農民的各層，當然是非常注視中國農村問題的。然而，她的態度究竟怎樣呢？文過飾非的心理，有否流露嗎？我們還從舉例入手

罷。

王龍一家逃難時，在火車上所遇那個粗嘴唇者，一味地說：用盡氣力去拉車，不如肚子吃飽去討飯；又，王龍的叔父由怠惰而終於成了紅槍會的小頭目。這些該是描寫中國農民的惰性的。不過中國農民階級的升降，實在是支配在帝國主義資本侵蝕勢力之下的，農民自身的努力還是次要的條件。他們正如東洋車夫，就是一輩子沒有怠過一次工，最後仍然是東洋車夫，只不過受些旁人的讚許，說他能夠勤苦；然而，這句話並不能把他抬到較好的地位。東洋車夫如果也有升遷，多半都是具有王龍一般的幸運。我們並不是在這裏唱導什麼定命論，只不過說：生產關係還未合理化的社會中，幸運常能支配階級的移動的。然而作者幾樁怠惰的描寫，多半是拿一切將被剝盡的農民作對象，一若地位沒落到如此的人，仍當以勤惰權衡他們的道德咧！

赤化宣傳和耶教宣傳被並置着描寫，也是值得注意的。王龍既不了然基督

何以釘死在十字架上，也不明白那青年對於資產階級榨取的非難。然而我們曉得：王龍是在骨髓裏，種着土地私有慾的，能夠使他滿意的，只是這慾的不斷擴張，不斷滿足，而又不斷擴張，不斷滿足。他既不能在那最後一塊地還被他保持着的時候，受共黨的煽動，當然也不能在這時候受耶教的引誘。他不爲共黨宣傳所動，固然不必視作他的益處；他不爲耶教宣傳所動，也不必視作他的損失。因爲，澈底看來，宗教只是維繫統治階級的工具，將人間一切的不滿，都取償於來世；何況耶教的背後，還多上一層帝國主義的政治作用呢？王龍拜拜土地神，請求降福，原已受了宗教的作用；那末，他如果不明白這形式稍異的耶教，不明白這位運用宗教勢力以發揮首領慾的耶穌，怎樣釘死在十字架上，他也許還可稍稍減輕他的拜物的倫理觀念，這也許還是他的幸福吧！如果我們要可憐王龍的話，我們應該可憐他在拋棄那張聖像時，還沒有窺破帝國主義宗教宣傳的陰謀吧！我們當王龍沒落的期間，總不應該一味地希望他多受些宗教的薰陶，消滅他的自尊心，挫折

了他的反抗性。作者若不是同情於宗教的宣傳，自然不會寫出這一段，更不必添上這個 *it is*。阿蘭還把聖像和破布做了鞋底呢！

此外，還有王龍識別外國人的問題。王龍先把自己當作這江南大城的外國人，因為沒有一人理會他；後來一位身體膚髮，在在顯得優越一些的主顧，給他雙倍的重資，他才認識誰是外國人，而自身到底還是中國人。作者在這裏，用很強的手腕，寫出同胞的冷酷，反映異邦人的熱情；而所謂中國人者，個個都像不同國籍的人民了。其實人類的同情，只有發於利害相同的一個階級中者，才是比較真實的。因為，自原始以還，人類凡有組織的，集團的行動，無不基於利害共同的目的，而同情的表現，要不外乎這目標的作用。然一自財產私有，階級形成，統治者為自身利害計，常不能不僅僅同情於同層階級的一切治權發揮；反之，被治者亦必易於同情同層階級所受的壓迫。統治階級發揮治權的最高機關就是國家。他們爲了保持這權力所給與他們的利益，常時甯願磨滅國家的界限，和別一國家

同層階級握手，以壓迫國內被治者的反抗，而保持這利益到最後的一秒鐘。這在國家機關能力薄弱的中國，尤為明顯。中國的統治者——布爾喬亞層——因國家組織的不健全，自身地位日在動搖，不得不連絡帝國主義以自固；他們自身相互的衝突——數十次的內戰——也無不以這所被連絡者的勢力如何，定其勝負。於是，一般心理改造者日在號呼的愛國觀念，自然在統治者的意識中，要消失於無何有之鄉了。而在另一方面，下層階級爲了自身生存，也不得不打破國家的界限，和一切被壓迫的同層階級，切實地攜手了。不過，中國的中下層階級——尤其作者所特別描寫的自耕農，却還沒有這類的同情。此中原故十分重要，然而作者或許看見而不願說出，遂把中國一大部份人都寫得像是十二分冷酷的獸類了。並且，作者或許是抱有優生學者的思想，以災荒爲中國人絕對自私的原因吧！然而，這原故究竟不難找。我們只須問一句：王龍式的人屬於什末階級？那階級的意識是怎樣？這裏我們又回到上文所再三致意的一樁事：王龍式的中國人雖一

味和布爾喬亞妥協，以求生存，然而他對於布爾喬亞只有敬畏，沒有同情，而對於普魯列塔利亞則沒有敬畏，也沒有同情。所謂江南大城的中國人，除了一般王龍式的以外，普魯列塔利亞中，如果有游民的部份，那一部份當然也是王龍式的；如果有工廠裏的工資勞動者的真普魯，這一部份的集團鬥爭，却又是十分離散的，這也不過是因為中國的工業資本究竟還未發達耳。我們設能到處觀察中國社會裏，階級的畫分和各階級的意識形態，那末中國人相互間之不能表現若干同情——同一地方的人，常常彼此視若漠不相關的外國人，還是起於必然的而非偶然的原因了。作者看出這現象的存在，而未寫出這現象的起因，未免覺得可惜吧！

至於作者特意寫出外國人多給王龍的車資，也嫌氣魄太小了。因為，在洋兵甚或若干外國布爾喬亞光降過的中國任何地方，車夫所受拳足交加的恩遇，實在也是罄竹難書了；那末，又豈無描寫的必要的嗎？

以上舉例不多，却使我們不得不走到這末一個結論上。作者在揭出現代中國一切之後，多少還保有白色人種的自尊心，多少是要暗示白人：中國農村問題是該在外力侵略下，漸次改良而解決的；如果這解決不經漸變而竟走了激變的一條路，那末黃色人種之為禍於白色人種的世界安甯，真是不可思議了。這裏還須再補上點：作者是拿白人所用來表現最憎惡的一個字——Stily——送給許多中國人了。

四

末了，我覺得批評應該貶而且褒，才是春秋的風格。我們應該儘量提供讀者

以作者精神邁進的場所。

就全書言，自然主義者的冷淡，使作者很能深深捉着雋永的趣味。不過，這趣味是目下已被視作僅屬布爾喬亞的鑒賞；並且，講的人也着實很多了，所以不如改從別一立場，來說幾句罷。

作者取材多是事實，除了那些在運用的當兒，表現作者的主觀外（詳前）大抵都能因為是事實的原故，非常精確地道出中國若干的社會狀況。這些事實，全書中比比皆是，在本文第二段上所舉的例子，也大都是的。如果把作者態度撇開，它們或者還能擾醒，中國其餘二三成的人員中一部份的清夢吧！

我們現在儘有車載斗量的民衆文學家，可是都市的麻醉，亭子間的幻想，時常縮收了他們的視域。於是，異國作者，終得在中國文學的園地中，一顯身手了。

最後，我覺得批評是很機械的。你用某種方法，就得某種結果。你在採用那一種的方法時，你的意志或許是自由的。那末，你的意志豈不是高於方法嗎？這句話

或者應該講，因為它有時可以解釋讀者一些的誤會。此外，因為時間和篇幅的限制，使我對於我譯述所遺棄的一切，以及批評所未到的地方都感到相當的惋惜。

一九三二，六，七，深夜，完於西湖滄洲旅社之西軒。